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1
20

20



文庫 11

D /

20

010190547723

陶菴集卷第七目錄

史記論略

五帝本紀二則 夏本紀一則 殷本紀一則 秦
 本紀四則 秦始皇本紀一則 項羽本紀六則
 高帝本紀四則 呂后本紀二則 文帝本紀二則
 禮書一則 律書一則 封禪書三則 平津書
 二則 吳泰伯世家三則 齊太公世家五則 魯
 周公世家一則 衛康叔世家一則 宋微子世家
 三則 晉世家三則 越世家二則 楚世家三則
 趙世家四則 魏世家一則 韓世家一則 田
 敬仲完世家一則 孔子世家一則 陳涉世家一
 則 外戚世家一則 荆燕世家一則 蕭相國世
 家三則 留侯世家五則 絳侯世家一則 管晏



陶菴集卷第七
列傳一則 老莊申韓列傳一則 伍子胥列傳一則
則 商君列傳一則 白起列傳一則 孟子荀卿
列傳一則 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列傳四
則 范雎蔡澤列傳一則 樂毅列傳一則 廉頗
藺相如列傳一則 田單列傳一則 魯仲連鄒陽
列傳二則 屈原列傳一則 李斯列傳二則 張
巨陳餘列傳一則 黥布列傳二則 淮陰侯列傳
四則 張丞相列傳一則 酈生陸賈列傳一則
劉敬叔孫通列傳一則 袁盎鼂錯列傳一則 張
釋之馮唐列傳一則 萬石君張敖列傳一則 田
叔列傳一則 李將軍列傳一則 平津侯列傳一
則 汲鄭列傳一則 酷吏列傳二則 大宛列傳
一則 太史公自序一則

陶菴集卷第七

史記論略

五帝本紀

堯舜禹湯或以爲諡或以爲皆名或以堯舜禹爲名湯爲
號予謂皆非也諡法起於周公以堯舜禹湯爲諡者固不
足據而以有鰥在下曰虞舜及來禹等文證其爲名則亦
非也史傳多追稱之詞如左傳石碯稱陳桓公方有寵於
王戰國策馮煖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此類甚多
二典亦當時史臣所記舜禹皆追稱自以來禹爲君稱臣
名則禹敷土爲臣書君名乎堯之祖稱藝祖文祖堯稱神
宗豈得君臣皆名諡無所別乎孔子於老彭已不斥其名
如堯舜禹果名豈得屢見於書乎案秦始皇制曰朕聞上
古有號無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諡則堯舜禹湯皆號



也生為號死為諡

太史公五帝紀贊以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又歷敘已所采於長老及春秋國語與他說之足以參古文者而成是篇則凡騎龍鑄鼎諸詭異事乃太史公所謂不雅馴棄如涕唾者也令人乃掇其棄餘而津津豔稱之何哉又太史公史贊皆有超識司馬貞妄譏之以為不能備論遂別為述贊彙括通篇每人置評事雖不遺意見則猥陋矣

夏本紀

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而後舉益任之先舉皋陶後舉益此他書所未及孟子謂禹舉陶見而知之此可證也太史公紀三代以壽事多荒忽吾取二三策目

殷本紀

微子去商殷紀及微子世家皆謂與太師少師謀太師名疵少師名疆見於周紀世以比干為少師者誤也

秦本紀

子長為本紀者三後世皆不與焉秦也始皇也項籍也以是繼五帝三王之後可乎曰不可不可則曷為紀之曰此即正統之說也歐陽子有言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蘇子有言孔子刪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為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子長之本紀其即歐陽子蘇子之論所從出也夫子長豈不知秦項為天下之公惡也哉以為政固嘗繼周而有天下矣籍固嘗專天下之約矣吾從其繼周而有天下與夫專天下之約者而為之本紀非進秦項於三代也雖然秦自始皇以壽固西戎附庸之國爾籍雖

專天下之約未嘗一天下而稱帝也爲有天下之始皇立紀則可爲西戎附庸之國與未一天下之項籍立紀則不可故秦與始皇宜合而爲一籍宜降而爲傳

世以秦爲伯益之後以柏翳伯益爲一人蓋據秦本紀大費輔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柏翳之語而以尚書孟子之文推之舜時自益外無平水土及調馴鳥獸者遂以爲卽益也按杞東樓公世家云柏翳之後至周平王封爲秦項羽滅之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是則益翳爲兩人而秦非伯益之後明矣世儒讀史沿誤此其一端

三族之罪始於秦文公而商鞅因之漢祖名爲除秦苛政然始定天下卽族信越文帝甫除收孥相坐律合旋族新垣平是後武帝數興大獄而秦法遂終漢世不變吾故謂

漢非雜霸也雜秦耳嗚呼秦之遺孽毒甚矣哉秦自繆公三置晉君以後嘗與晉更相強弱至六卿內相攻晉始不能有加於秦然晉尙爲一也至智伯死分其國爲韓趙魏而晉析爲三矣夫以全晉之勢尙與秦更相強弱析而爲三則安望其能支秦哉吾故曰三晉爲諸侯秦取天下之大竅也

秦始皇本紀

左丞相去疾將軍馮劫與李斯同諫二世二世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具五刑夫去疾劫能諫其君又能引分自裁亦賢者也惜其與李斯同事不能早決去就相攜閭朝駢首并命哀哉

項羽本紀

楚之擊漢也非身在行閒則不勝田榮反齊地則必自擊

之彭越反梁地則又自擊之雖所向摧破而兵力疲矣故漢一舉而覆之垓下自古以弱敵彊者句踐樂毅漢高皆善用合從之法者也

拔興於楚而敗者項梁梁之才非勝廣武臣及也爲秦將而敗者章邯邯之才非司馬欣董翳及也爲項籍將而敗者龍且且之才非薛公曹咎及也梁驕章邯破之章邯驕楚楚破之龍且驕韓信信破之驕者敗之媒哉

義帝始能奪羽軍將之又能遣沛公入關而不遣羽故有英氣然非其材足以制羽也羽方起事挾帝爲奇貨以令天下事濟之後自當不免帝蓋遊其殼中而不知也悲夫楚漢之際六國蠶起自立唯田氏最與楚齟齬而陰德於漢甚大初田儋救魏爲章邯所殺儋從弟榮收兵走東阿邯追圍之項梁聞榮急乃引兵擊破章邯邯走而西是榮

之復振皆項氏力也微梁榮且蟲出矣及梁既追章邯邯兵益盛梁使趣齊兵共擊章邯榮乃要楚趙殺田假一門三人楚趙義不忍殺則終不出兵夫假固齊王建弟也齊人以儋死故立之既已逐之矣又必欲殺之又以楚之義不忍殺也覆用爲讎坐視項梁之敗不義甚矣項羽由此怨榮入關後分王田都田安榮距都殺安盡并三齊之地羽北伐而漢遂得劫五諸侯兵乘間東向矣雖榮之舉事非以爲漢而實陰爲漢用也吾故曰田氏最與楚齟齬而陰德漢甚大橫死高帝爲之流涕帝固心德田氏也夫鴻門之會項王項伯東向坐亞夫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按古人尙右故宗廟之制皆南向而廟主則東向主賓之禮亦然儀禮鄉飲酒禮篇賓復位當西序東面是也韓信得廣武君東向坐西向對而師事之項羽得王

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向坐陵母欲以招陵周勃不好文學母召諸生說事東向坐責之皆以東爲尊然則鴻門坐次首項王項伯次亞夫次沛公也

項王立六國後樹秦敵此入關以壽事非入關以後事也項羽破秦爲西楚霸王矣復封諸侯王將相此正與酈生立六國後之策暗合後著用壽著所以敗也景陵鍾氏論羽如此愚謂不然羽率諸侯兵西入關不過以破章邯軍爲諸侯冠耳此時諸侯所推戴之懷王尚在楚先入關有功之沛公不可殺從入關之諸侯各有功不分王之將置何地乎盜亦有道羽既稱諸侯長能一切以無道行之乎羽失天下正坐背約宰割不平故田榮陳餘首發兵端而沛公乘之於外不可云失在分封也子房雖發人難壽勸漢王捐關以東予信越等後又勸漢王益封信越使人自

爲戰其所異於酈生者立六國後則不復爲漢用立信越則漢將也

高帝本紀

劉辰翁曰自項梁以來攻定陶不下攻外黃未下而通行無忌殆欲汲汲赴要害擣虛邑耳此最兵家要妙令人不及掩耳得敵去爲幸何暇追襲此橫行之道也若每邑頓兵得寸失尺畏首畏尾聲實皆喪故高祖攻昌邑未拔過高陽攻開封未拔攻潁川蓋深喻此獨宛強大追敵近復過而西則壽後相應非他邑比也故子房憂之云云須溪此言可謂深得楚漢用兵之略矣李密與唐太宗竝爭天下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爲大眾久聚師老厭戰難以立功當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而不用李淵欲引兵西趨長安猶

豫未決世民日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眾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取之若振槁葉耳若淹留自斃於堅城之下坐糜歲月眾心離阻則大事去矣淵從之遂克長安此成敗之機也然亦唯秦隋之弊故漢唐得行其乘間襲取之謀使國猶有人固危道也壽高祖而入秦者周章至戲卻矣章豈非摧鋒直往者乎魏延以夏侯惇怯而無謀欲假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十日可到長安而令孔明從斜谷來與之會亮以爲危計不用當時夏侯惇雖怯而司馬懿在朝謀士如林非可以聲勢恐喝取也自子房不敢易宛而延欲以偃兵空虛之國視魏謬哉此兵法所貴於知己知彼也

馬疏班密向有定論然亦論其行文巨其敘事處互有疏密如高帝紀高祖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史記書此似謾然取致爾而班史於高帝八年中補出爵非公乘以上無得冠劉氏冠此班密於馬也項羽本紀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本以起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民父子語遷於高帝紀中自削之固乃仍其削處而以羽語入列傳兩處皆少生色矣此班疏於馬也他可類推

呂公好相人見高祖狀貌重敬之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塵埃中識天子鄼侯且難之況他人乎高祖得天下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仇怨何不廣也夏羹之怨不忘其嫂亡賴之言必反其父孰謂乃公大度者石勒少時爲李陽所辱僭號後乃能優容之彼且如此而高帝不能惜哉

息者男女之總稱俗以女爲弱息蓋本史記呂公謂高祖

臣有息女願爲箕帚妾而誤以息爲女也息訓生戰國策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祺左師子也

呂后本紀

呂后死產祿欲爲亂其不敢卽發者非獨憚絳侯朱虛也以灌嬰齊王連兵於外故也韋孝寬破尉遲迴於外而楊堅篡周魏元忠破徐敬業於外而武曌篡唐比事觀之嬰之功大矣

高帝憂趙王如意左遷周昌相之豈特以其貴彊故哉昌曾力爭廢太子事爲呂后德庶幾呂后不復作惡也然后殘忍豈復顧念尙事一木彊人適速之斃巨劉辰翁謂高帝託人必得如信布者乃可否則能調護兩宮閒如滕公輩又否則能以言語微意感動如陸生子謂帝處此決無上策果託人如信布必挾趙王爲奇貨搖動天下矣滕公

陸生輩居外廷非有如辟陽侯朝夕捋側者且以留侯之智呂后使建成侯劫之何滕公陸生之能爲也無已其如齊悼惠王之尊魯元公主乎又無已其如朱虛侯章之妻呂祿女乎

文帝本紀

子讀文帝紀卽位將一年乃修代來功羣臣請立太子下詔欲擇諸侯王昆弟及賢有德義者羣臣固請始許之又立趙幽王太子遂王遂弟辟疆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然後立其三子爲王次弟可觀以爲有王者舉動及讀齊王傳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九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間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始知帝所爲假仁者巨射鉤斬祛之恨霸者猶能

忘之令乃小嫌黜人大功豈公義乎
田橫之海島尉佗之蠻夷皆足以為中國患佗材非弱於
橫者也高帝於橫則召之怵以不來則加誅至自殺而後
已于佗則因而立之何也橫與帝俱嘗南面稱王故以臣
之示武佗不起中國故以封之示恩召橫時初定天下兵
力尚完封佗時征茶征布征信征豨兵力殫矣帝之屈伸
操縱如此

禮書

孝文帝好道家之學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
巨故罷去之是謂有其內而無其外漢武招致儒學之士
共定禮儀十餘年不就至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可謂
銳意禮樂矣而神仙土木征伐之事日盛是謂有其外而
無其內

律書

律書先謂律為萬事根本而兵械尤所重以下竟言兵太
史公曰一段又言文帝之能息兵突接書曰七正二十八
舍則敘律之應麻以原律所自來而後始言律數未復歸
之於神為生數成聲之本其理微妙其文簡質變化定非
褚先生所能辦也

封禪書

太史公作封禪書此後人所謂謗書者也起云自古帝王
曷嘗不封禪為下文舜禹封禪張本繼云蓋有無其應而
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而不臻乎泰山者也為下文秦始
皇封禪張本繼又云雖受命而功不至云為下文漢高漢
文不及封禪張本又云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
紀聞云便見封禪為曠絕之事而非世主所當舉行者也

尚書曰一段舜之封禪不過如此禹遵之亦無神仙可記至孔甲失德之君始聽於神而禳祥之說後世紛紛傳會如太戊高宗則不過修德勝災而已至周世郊社之舉亦未始及於神仙此所以爲三代盛隆之際也周衰道廢而西時酈時始興於秦此武帝祠神君親祠竈之濫觴也管仲設辭以拒桓孔子存禘而不論自秦開禱祀之端始皇承之益以八神之說杳渺無稽而齊人奏五德之運燕人爲方仙道則謬悠之說流傳於此二方此武帝時海上燕齊迂怪之士之濫觴也三神山之說極幻而秦皇信之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甚矣封禪之無益後之人主知此亦可以悟矣於是結之曰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以見漢武固無德而尋秦皇之覆轍者也以下敘秦時山川百神之祀以見其淫黷無稽而漢興高祖草創不及釐正

漢文稍惑於新垣平之說俄厭怠而止孝景亦無所興以見文景之爲賢君也此下鄭重其辭以接之曰至今天子今天子初卽位尤敬鬼神之祀以見古者之封禪不過以告成功而武帝之封禪乃在於求神仙也始於求神君終則崇信李少君於是燕齊之士翕然來臻競述其鬼談詭說以惑帝而帝終已不悟矣其紀文成五利公孫卿之言皆鄙倍幻誕中人以下皆不信而帝酷喜之第見而以爲德星天旱而以爲乾封直書其事而已宛然一始皇矣文章之妙如此至其筆法往往見於單句隻字之間其屢用或曰字蓋字焉字若云字皆疑辭也茅順甫曰文幾三千年言而壽後血脉貫串如一句誠然哉

太史公封禪書之妙全在敘舜禹三代及秦始皇事爲案而入武帝後隱然見帝之異於舜禹三代而同於始皇褚

先生節之自尤敬鬼神之祀以下爲孝武本紀神氣索然矣所謂續鳧截鶴者

太史公八書中封禪河渠平準乃崙爲譏武帝而作然河渠書當另看蓋塞宣房有憂民之心焉是其倦於神仙時也

平準書

予嘗謂漢之文景能富而不能教蓋每歲下復除蠲恤之令此善政也幾於王矣然漢文從鼂鎔言輸粟拜爵至得爲大庶長大庶長之官倉萬二千石矣乃亦以輸粟得之孝景又募民輸粟贖罪則不軌之民恃富而犯法者固不能無也是以漢武之初雖家給人足至於錢貫朽粟腐敗而兼并豪黨之徒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此皆禮義鮮少之故

也不待武帝靡耗中國而已知其不可久矣漢有最不可解者坐酎金失侯之法也夫通侯之先固嘗竭智力與高帝定天下者也使之出金助祭猶曰包茅縮酒遺意存焉然已異乎古矣乃至不如斤兩及金色惡輒以此削國所坐者微而闕翽功臣之後大無謂也豈漢世封爵太多倉邑旣廣縣官不能支而設法以削之邪當時坐此法者甚多武帝時至百餘人太史公見之平準書中則朝廷微意瞭然矣

卜式者富人之學黃老者也弟壯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至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數分子此在陶白輩優爲之然有長者之意焉漢擊匈奴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自人情言之非欲官則言冤而式兩皆無之非果不欲官也

彼操老氏欲取故與之術知時主所急在財而細其綸芳其節投竿跪膝而以釣武帝也乃詘於公孫宏久不見報數歲乃罷人之處此亦可以倦而休矣式行之不厭明年又持錢二千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助貧人者籍天子乃以式終長者而三年中驟躡九卿進官少府居奇貨者輒善於式哉且當式時告緡之事將起式逆知海內財匱天子眈眈富民不久家且破故不如先事輸財不唯免旤又以得官及式相齊而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使式此舉稍遲必無幸矣未幾以言鹽鐵算船事致天子不說稍詘其官又因天旱求雨進言曰縣官當倉租稅而已今宏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宏羊天乃雨斯言也雖謂有大臣之風可也太史公平準書以式語作結雖其意在於譏武帝而亦有取於

式也夫

吳太伯世家

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子胥之父奢以無罪見殺於平王其兄尚駢首并命爲子弟者有至痛焉員也倒行逆施以快其悁悁之忿君子固不深誅也若曰誅之則傷人子之心與之則悖君臣之義置而不道可也獨員之進專諸於公子光以成其弑僚之謀則吾不能無憾焉諸樊兄弟四人以其先王愛季子札欲立之讓不肖立諸樊乃欲復讓逃去於是吳人立餘昧之子僚爲王夫光爲諸樊之子季札不立則光當立固也然僚業爲國人所援立而爲君矣札則逃之光則弑之而員也以急欲報楚之故進人於光側而速其弑焉是不亦傷君臣之彝而大逆天道也

哉語曰伐國不問仁人如子胥者難與並爲仁矣
齊世家中載管晏事吳世家中載子胥事越世家中載范
蠡事鄭世家中載子產事蓋皆掇其大者而管晏子胥另
立傳范蠡又入貨殖傳子產又入循吏傳太史公之惓惓
於五子至矣獨不爲季札地乎豈以其讓國大節已見吳
世家中欲別立傳無可稱述乎愚謂管晏事功既詳見齊
世家而本傳止摘其一二逸事如札讓國之外豈無可論
者卽觀樂事已足別立一傳矣札爲聖人所許乃不得與
管晏比太史公於此恐失大書特書之義也

蘇子由謂春秋諸侯國而不人者三楚始稱荆僖元年稱
楚人文九年書楚子自是遂與春秋齒而吳越終春秋不
人蓋吳越雖戰勝攻取而無禮義以自將故吳亡而越亦
微至於楚雖禮義不足道而亦無愧於齊晉故其後遂與

戰國相終始由是觀之禮義豈誣也哉案三國皆僭稱王
其爲蠻夷等也吳以強陵中國時越志在復讐皆非有仗
義之舉獨莊王破陳爲縣從申叔時之諫而復之鄭伯肉
袒卽麾軍退舍宋華元以情告卽罷兵解圍此三事者信
乎其爲霸主也子由所謂禮義當指此使當時能革僭號
則桓文何足道哉

齊太公世家

太史公諸世家敘諸侯事而王室始亂伯主代興皆謹書
之如厲王之奔宣王之立幽王之弑周東徙雜秦始列爲
諸侯小白重耳宋襄楚莊之立卒與申生之殺及敵國相
滅各國臣子之弑其君皆二致意焉而於孔子之生卒及
相魯尤詳至書魯隱公初立者以爲作春秋地也此等義
例皆不媿良史

管子天下才也其始委質子糾而事之襄公既弑則唯恐子糾之不得立也而其爲子糾謀則亦有未善焉春秋時列國公之子之在外而得終反國自立者外必有強國主之內必有強臣應之然後可以得志管子一出卽奉子糾奔魯夫魯相忍之國也豈可恃哉彼莒衛爲小白外主高國爲小白內主莒衛合則足以敵魯而管子在外固不能敵高國也管子盍求大國如秦晉者而請命焉而陰結其大夫之足以制高國者以爲腹心然後求入如不得入亟爲逃死之計可也乃竟貿貿然出于于然入微俸於射鉤之一中而懈不復備遂使子糾生竇之殺如屠豕然豈不愴哉夫晉文當奚齊卓子既弑之後晉人來迎可以入矣其不入者畏內變也及間關十九年輔之以秦繆之威而後敢入呂甥卻芮復懷反側微勃鞞之告則文公幾於不

免甚矣公之自立之難也向使子糾牽而先入高國謀之於內小白攻之於外事猶未可知也況不得入乎有如秦晉主子糾於外則彼小白初立又安敢以不義脅鄰國使殺其兄弟而束縛其臣以歸於己乎吾故曰管仲天下才也而其爲子糾謀則未善也意者子糾非伯才天固將開小白而使之主盟中國歟

甚哉卻克之忿戾也使於齊齊君使夫人帷中而觀之夫人笑之笑者固無道矣克連兵東伐至欲得齊君之母以爲使不已甚乎且齊使至晉卻克嘗執四人殺之於河內矣笑人之使而欲執其國母刑人之使者當何如乎宜其無後於晉也

齊襄公管主屨者蒞及管至父殺襄蒞以身死之齊莊公管宦者賈舉及崔杼弑莊舉以身助之管蒞者襄公以見

公子彭生而失履弗無罪也答舉者不知何事答之當不當未可知也而二人之報其君逆順不同如此人之善惡固天性哉

田闞相爭子我殺於成子而齊亡曹馬相軋曹爽殺於仲達而魏亡

魯周公世家

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黃子曰此非周公之言今案此說斷乎其為謬也夫分茅胙土南面而君一國以長子孫以成教化在周公固當

為百世計其於伯禽必非率爾遣之而已也計魯國之人風俗與伯禽立政之繁簡報政之遲速皆必有命而手畫之者伯禽特奉行其意耳豈待報政之後始訝其遲而乃徐問其所以立國之故與又豈待太公報政之速始服其簡而歎其子之智不出此與且國無成俗顧轉移何如耳以朝歌之污染聖人猶能變之今治魯不至若朝歌之難也何三年之內立法一定遂坐視其後世之北面於齊而莫之能改與破魯公之國在成王踐阼之初周公攝政方始也審以太公之法為善則失之於魯猶可移之於周今乃三年而定東土七年而還政然後營洛邑居九鼎先是官政尚未次序至是乃作周官官別其宜乃作立政以便百姓則其涵濡漸漬更有甚焉而洛誥無逸等篇訓辭諄復卒亦不聞有所謂簡易之說何與夫三年者報政

之常期虞廷三載攷績孔子爲政亦曰三年有成伯禽之報政卽孔子之成也此而尙以爲遲則必出於一切苟且之法然後可吾不知其何以爲周公與不但此也太公聖人之亞治國必當有法豈有五月報政之理與爲此說者戰國謬悠之談而太史公采之淮南子采之韓詩外傳采之則皆義理不精好奇輕信之故也

衛康叔世家

衛伋壽晉申生事極相類伋壽至性旣類申生而晉獻以烝齊姜生申生衛宣以攘伋婦齊女生壽亦相類齊女讒伋驪姬讒申生亦相類申生死無後伋壽死亦無後亦相類獨壽爲齊女所出其母讒伋而壽死之此九人情所難甚乎哉孝子之不得於頑嚚也

宋微子世家

作微子世家言而箕子比干附見焉不幾重微子而輕箕子比干乎箕子國於朝鮮比干絕無後故二子皆不得別立世家使爲箕比立傳則與微子不類設以箕比之故降微子而同傳則微子爲宋祖又無可降之理故牽連書之而贊復以孔子之言終之此太史公筆法所在

蘇子由曰聖人雖與人同處而其中浩然與天地同量彼其倉粟衣帛蓋有不得已巨而況與人爭利哉此爲周公而發予最愛此論以爲非坡公所及蓋封武庚於殷封微子於宋舉蔡叔之子胡爲卿士周公之心與堯舜一也坡公非武論直是敢於背誕

路史云以微子之賢吾君之子而商人父師之顧乃使之代商後而邦之宋宋爲故亳商之舊都民之被商之澤者固未忘也使微子少異其志則全商之地亦非周矣成王

周公方且晏然命之不少爲疑卒以安堵非聖人之盛德能如是乎此論可與子由相發

晉世家

晉世家敘文公入立呂省卻芮作亂事繼以文公脩政施惠百姓賞從亾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因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於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亾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此一段實補左氏所未及子推從亾在狐趙之列不應文公忘之文公方有事圖伯亦不宜忘其功臣使來者間而解體也賞未及推者不獨內外控僇亦以推功大宜受封邑未及區處巨如左氏所載則文公憤憤甚矣安能圖伯

晉勝楚於城濮歸而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

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狐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士勝爲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賞則先萬世之利戰則徼一時之功此文公之所以止於伯與不然雖爲西伯可也戰則徼一時之功賞則先萬世之利此文公之所以終能伯與不然雖爲宋襄可也

晉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唯仁義爲本仁義二字自孔孟而外無人能道而曠以一瞽矇發之大哉言乎太史公書之亦是特筆

楚世家

莊王卽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

也莊王曰三年不飛飛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案楚王之淫樂不聽政乃術也彼陰以此別其臣下從吾於樂又從而諂諛之者不肖人也苦口力諫者賢臣也故一朝聽政所誅者皆不肖所進者皆賢誅進以數百計而無過舉焉齊威王之烹阿封墨亦然予故謂殷高宗之三年不言與楚莊之三年不聽政其所操王霸之術不同而其用意相似不然此三年之久以亾國有餘矣

同爲人子也伍胥走以報父讐伍尙死以殉之同爲人臣也鄭公弟欲殺昭王以報父讐鄭公以身事之同爲人友也專諸刺王僚以成伍胥之伐楚申包胥哭秦以攻之包

胥吾無議矣尙正也胥權也鄭公欲爲胥而不能者也父死不能報仇仇之子蒙難過之而欲剗刃焉非勇也鄭公之弟矯其兄而甚焉者也無爲戎首不已多乎柰何其以身事之也若專諸者小人之雄刺客之靡好勇而不知義者也

楚王郝敖名員子胥亦名員郝敖之後爲靈王靈王之後爲平王子胥平王時人相去不遠而犯郝敖名何也如以楚蠻夷無諱則壽此晉靖侯名宜臼而周平王亦名宜臼是君同臣名也穆王名滿王孫滿亦名滿是臣同君名也豈世次稍遠便不復諱邪

越世家

句踐反國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亾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

鷲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敝可克也案同言乃合縱之計也但不以此爲名陰用之耳其後吳與齊晉爭伯兵連於外輕銳盡死越乃乘虛入之同之言無一不驗可謂奇計矣乃不發於種蠡而發於同越多才如此豈可辱乎

三家滅智伯燕昭破齊潘亦合縱也漢王破項羽但以己綴其兵而已不與力戰而韓彭英布輩犄角撓之亦合縱也吳蜀之得以抗魏亦合縱也小弱敵强大千古不外此法

趙世家

穆王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譙周曰予嘗聞之代俗

以東西陰陽所出入宗其神謂之王父母或曰池名在西域有何據乎徐偃王反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譙周曰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且王者行有周衛豈聞亂而獨長驅日行千里乎此二說並言其事非實也夫荒忽之事固不可以意揣然大約秦以詩事自六經以外雖左氏不無浮夸況其他乎秦火之後購書爲難故漢初僞書雜出多繇閭閻小夫肆其狡獪而學士不察雖堯幽囚舜野死太甲殺伊尹亦信爲實然良可歎也

趙武靈曰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僻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奇行之奇言放僻也苟服奇而民志卽淫則鄒魯章縫便可以此必其中無奇衰乎苟俗僻而民行皆陋則吳越文身便可以此必其中無秀士乎語意

如此索隱訓鄒魯好長纓爲奇服夫冠之有纓法服也何奇之有

主父胡服騎射與公子成趙文等議論其辭雄俊博辨勢如河決當其將三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乃詐自爲使者入秦欲自略地形因覩秦王之爲人也此其膽志才略豈特兒視六國諸君而已哉雖以秦政方之蔑如也使主父不死縱不能取秦亦當與之更相雄長如秦繆晉文之時而六國倚以自固則可以不爲蠶食彼衡人齷齪安所施其謀乎主父之失在於令弱子治國而身略地於外彼公子章之能亂日侍其側而不知肥義非應變之才又使之輔其弱子謬矣又欲分趙以王公子章猶豫不決而沙邱之變起矣自古雄傑非常之主經營四方而內忘其肘腋之旣皆不知

大道故也吾感主父之事益歎聖賢脩身齊家窮理知人之學萬萬世不能易也

肥義者趙武靈王之先世貴臣而武靈以六尺孤付之者也公子章與田不禮之將爲變也李兌以下皆知之義亦自知之事固有大于此者乎義盍言於武靈亟去田不禮而以他人代之羽翮旣鍛凶謀自寢此上策也不然則將順武靈之旨亟勸其封章於代而徐爲之圖可也又不然則請於主父以盜賊出入爲辭析符爲驗此後主父召王合符則往不合則不往亦防姦之一法也今義不告於主父徒與信期輩私憂竊歎其慮姦人矯命召王不過以身嘗之而已卒之身死而旣不得弭豈非不善處死之故哉夫肥義爲主父信臣言之未必不聽卽不聽亦當致位而去授政能者未必其不能制章也計不出此遂使沙邱之

既主父父子俱死豈不憮哉彼惠文王之不死特偶耳嗚呼吾讀史得二人焉晉荀息趙肥義皆守咫尺之義而不知大道者也

魏世家

新序云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成與璜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子謂戰國之主賓友賢士者皆以爲名而已彼以賢人君子之言爲迂緩不切於用而猶欲藉其名以震耀鄰國故厚爲禮貌而不委以事權也夫文侯過矣而國家待浮名之士則當參用其法如諸葛亮之於許靖是也晉之於殷深源唐之於房次律皆怵其高名置以台輔事安得不敗乎

韓世家

趙魏攻我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曰事

急願公雖病爲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危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爲公之主使乎夫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令發兵救韓八日而至策士遊說之言蟬連不竟欲其意之達也此獨三言而畢穰侯已立發兵矣談言微中可以解紛豈不善哉因此悟文章家操筆執簡有纏纏千言究其實不如數語者詩人鋪張物狀作帝京篇長安古意而言盡意餘有不如五七言一小絕者無他指事切情入人胸膈故也

田敬仲完世家

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鄭人之謗子產也大
臣之謀國也先威而後惠威折則惠不孚矣德施人之所

陶菴集卷七
三
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田常之欺齊侯也
姦臣之竊國也先惠而後威惠折則威不怨矣諸葛武侯
蜀之子產司馬仲達魏之田常乎

孔子世家

甚矣王安石之愎而不通狠而不遜也孔子適魯適衛齊
宋鄭陳蔡此以何爲哉而安石曰烏在其爲行道太史公
作孔子世家附諸侯國之後此特筆也孔子艴蒙布衣據
魯親周使列之本紀則非其心也然而大聖人梗概又不
可夷於列傳故特爲世家以抗之當西漢儒風尙微黃老
恣橫之日太史公能尊尙孔子不遺餘力如此豈非豪傑
之士哉安石乃曰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
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甚矣其愎而不通狠而不遜也

陳涉世家

三國時人謂劉元德能亂人而不能治觀陳涉吳廣輩舉
事艸艸軍無紀律涉所遣諸將徇地者輒反他所吳廣爲
田臧所殺勝不能討因而將之所信用朱房胡武皆小人
無識者以至人情不附六月而敗蓋勝本庸材初不能亂
人者也以秦之虐百姓人人思叛獨難其首事者會勝攘
臂一呼不覺響應耳太史公稱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亾
秦蓋時勢使然初不絲勝蓋勝生而稱王死而有謚久而
皿倉於陽卒矣抑亦人心惡秦之故而不忍死勝哉

外戚世家

太史公外戚世家首論三代廢興皆本女德而歸之於命
今以其世家中所載諸后攷之信矣其爲命也呂后取張
敖女爲孝惠帝后愛之欲其生子萬方而終無子命也高
帝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后皆幽而殺之獨薄姬以

希奉故得出從子之代文帝立遂爲太后亦命也竇太后始以良家子當賜諸王爲家在清河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代中姬涕泣不欲往強之乃行竟爲文帝后亦命也王太后已嫁金王孫生一女其母以卜筮當貴奪之金氏怒而內之太子宮太子牽之太子者景帝也後遂爲景帝后生武帝亦命也衛子夫爲平陽主謳者武帝過主主盛飾良家子十餘人見帝帝弗說旣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子夫牽之遂入宮爲皇后亦命也寵辱推遷旣福倚伏當其賤也塵埃不足以喻其微及其貴也天霄不足以喻其遠雖萬乘之君愛憎子奪且莫能自主也而沉下之者哉信矣其爲命也

荆燕世家

田生受營陵侯澤金陰爲設謀令其子事呂后所牽大謁

者張卿說其順呂后意立呂產爲王以爲張卿功產立呂后喜生乃復說張卿令說呂后立營陵侯澤太后從之乃立澤爲瑯琊王田生勸澤急行毋畱出關太后果使人追之不及按當時吳楚齊代諸王皆就封在國澤雖不出呂后亦不能盡滅劉氏而呂產旣王幾亾漢室田生此謀所以爲澤則善矣爲漢則我不知也

蕭相國世家

高帝多封蕭何故欲首其位次以羣臣推曹參無以難之得鄂君明其功乃定及後帝以何爲民請苑械繫之得王衛尉明其無罪乃釋此兩人皆有功於何者然爲鄂君易爲王衛尉難鄂君當分封時已知帝旨任何其言雖當阿帝意也衛尉進言在帝盛怒時使小人自爲功名媒孽人短則一言之下何爲齏粉矣今衛尉能反覆明其無罪又

譏帝之失眞骨骸臣也鄂君卒以得封而衛尉不聞受賞
帝於直言蓋勉強從之者與

蕭何素不善曹參論相則以參爲可此何之所以爲賢也
曹參素不爲何所善爲相則一遵何法此參之所以爲賢
也

十八元功位次蕭何位第一而其封止八千戶曹參弟二
而萬六百戶尊何之位所以重謀臣也廣參之邑所以厲
戰士也

留侯世家

子房以五世相韓故破產報讎既乃說項羽求韓諸公子
橫陽君成立之爲韓至矣然當其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
公善之嘗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曰沛公始天授此
時已心歸沛公矣彼韓王成者泯泯無所表見良豈不知

其不足以取天下哉是故橫陽既立良仍從沛公入定關
中及羽將擊沛公於霸上良周旋項伯項王亞父間不顧
危死沛公王漢中良送至褒中勸其燒絕棧道以固項羽
心又說項王曰漢已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
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此時
韓成固在也而良無一不爲漢王者或謂成未死以持良
爲韓既死以後始爲漢豈其然哉計成卽不死良從之國
亦不過教以自固一方保韓血食而已至取天下之圖終
以屬漢良必當爲漢外應舉兵撓楚如彭越之往來梁地
燒楚積聚也

留侯招致四皓以輔翼太子自楊維禎及胡儼王守仁皆
謂四皓隱者不可得致良固高帝所素重遣人僞飾以誑
帝也予讀之笑曰是何待四皓之深而待高帝之淺哉彼

高帝越國而知柏直馮敬之能否壽數十年而知吳王濞之將反此其知人之明不既高出千古哉使良遣人僞爲四皓不過偉其衣冠敬其應對而已而其真僞終不可揜事一敗而太子無完理矣彼四皓者特戰國豪傑之士田光先生之流巨意氣矧頸固其常也以高帝嫚罵輕士故不至以太子卑辭安車故至無足怪者且以帝所至敬無如子房次則叔孫通又其次則周昌也三人反覆言之而不聽而四皓回其意於立談之頃此豈徒以其名哉劉煜有言對雄主非精神不接四皓之精神固有以接帝也三子之論謬矣

帝遣太子將兵擊英布卽晉獻公遣申生伐翟之意也有功位不益無功則受阼四人策之如指掌豈亦僞爲者能如是邪太史公紀四皓說建成侯纒纒數十言使書策不可信則并不信有張良畫策事可也疑四皓非真則不可也

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嘗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後分封時帝使自擇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畱此天以臣授陛下畱侯始終自負如此孰敢以爲大言哉若曲逆侯則不然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良平之高下於此可見

或問張良狙擊始皇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大索十日不得豈有術與曰非術也秦法太重秦虐太深天下之人重足側目久矣彼始皇直孤立巨當秦滅魏時購求張巨陳餘巨餘乃爲陳里監門反以其名令於里中巨餘且不可得況子房哉漢武任酷吏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

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累府府亦使其不言上下相為
匿重誅之不足以督姦如此

絳侯世家

絳侯條侯皆以大功臣下獄絳侯免條侯不免者絳侯以
益封更賜盡予薄昭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以冒絮提文
帝明絳侯不反而條侯在七國反時以漢委吳楚為梁王
所怨重以沮王信封連竇太后安得不死哉嗚呼稀膏棘
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溜于髡之所以教駟忌
也吾因條侯事為之三歎

管晏列傳

管子立政盡於與俗同好惡一語晏子立朝盡於節儉力
行一語

老莊申韓列傳

太史公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緇儒術學儒者亦緇老子道
不同不相為謀按儒之為道內外合者也老子有內而無
外者也是二者皆有竊焉而人之竊老也易竊儒也難今
夫儒之為學有仁義以本之於內有禮樂以制之於外故
不仁不義則非內也無禮無樂則非外也內是而外非則
并非其內也外是而內非則并非其外也夫唯合其一而
離其一者之不可以為儒故人之竊之也難若夫老子之
道則曰無為自化清靜自正而已而其所以用世之具略
而不言若曰世有得吾意者則可以自合耳此猶廣廈數
十虛其半而不居則底其廊廡者至矣是故申韓之刑名
託之良平之權謀託之漢文帝之恭儉託之曹相國之儻
蕩託之汲黯之強直託之田叔之長厚託之鄭當時之任
俠託之白圭之貨殖託之其餘為此學者林立蠡起不可

勝數而行事無一相類者則以老氏未嘗爲之外也雖然老子之學陰主於爲我故竊之者多沈刻靜悍之士濡柔謙下欲取故予以濟其所欲蓋其體與用皆託於不可見故人之竊之也易嗚呼管之人竊其易今之人竊其難難者終不可竊也則禹步舜趨自命曰儒者儒者固如是哉韓非李斯孫臏龐涓蘇秦張儀龐煖劇辛或同師或同學或同遊相善而皆飾智相激以成其妒妬之私斯讒非而殺之煖敗辛而殺之涓誘臏而刑之臏又誘涓而殺之秦激儀而用之儀又短秦而反之此數子者大約傾危之士哉獨煖之殺辛各爲其主而辛以輕煖見殺煖差無罪然凶終之旼此爲極矣吾是以歎管鮑之夔絕千古也

伍子胥列傳

程篁墩以子胥報讐爲處變之定理而責其入郢之後不

能投戈解甲辭吳歸隱何燕泉則以太子建固子胥之君也則從出亾建爲鄭所殺子胥當於入郢之後伐鄭以報讐如此則忠義大著可以塞宰嚭之口卻屬鏖之劍余謂兩公之論非也夫子胥乞食江上幾死昭關一亾虜巨藉吳之力以報其不共戴天之讎讐旣雪矣德獨可無報乎投戈解甲辭吳歸隱是可以報吳之德乎太子建出亾在鄭鄭人善之建乃甘心爲晉外間欲以滅鄭求封故定公與子產誅殺建其罪當矣卽子胥力能伐鄭義且不可況不能乎吾故曰二公之論皆非也

商君列傳

施伯勸魯君殺管仲魯君不從而桓公宰相仲以伯齊齊霸而魯益衰公孫痤勸魏王殺商鞅魏王不從而孝公卒用鞅以強秦秦強而魏益弱夫公孫痤將死之言曰若施

伯固在魯何其後竟沒沒邪將魯廢其言而亦不能用其人邪抑智足以知人而力不逮邪

白起列傳

白起爲秦大將連兵於外所屠戮以百萬計殺氣上干於天雖微應侯之譖豈得良死哉然其於秦則可謂有大功者秦負起起不負秦也方起始進有穰侯主之於內故得立功及范雎扼穰侯吭而奪之位則必以起爲穰侯之黨日夜慮其軋己者也不待蘇代之說而殺機已發矣

孟子荀卿列傳

黃子讀孟子荀卿列傳歎曰太史公之尊孔孟闡儒術至矣漢人以孔子墨翟並稱而孟子者當世與說士並稱者也太史公出孔子之道始獨尊而孟子始得以繼孔矣此傳始孟子終荀卿中騶忌騶衍淳于髡慎到騶奭之徒錯

見焉而其傳則以孟荀立名孟荀雖並稱而首引孟子書對梁王者先之且以夫子罕言利爲比傳卽繼之云受業子思之門人又云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又云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則孟子之源流較然而此傳之爲尊孟子而作無疑矣其下述騶衍之術迂誕不經重爲時王所尊禮以見孟子言王道而所如不合乃有國者之醜也因復以仲尼之困陳蔡伯夷之餓首陽與孟子之在齊梁間爲比其歎息爲何如哉繼又曰或曰伊尹負鼎而王云云非以美騶衍也太史公稱或曰者皆甚不然之辭觀封禪書及他傳中可見也蓋當時之稱騶衍其論云云爾此下卽接淳于髡數子之學術見時所尊尙不過此類而以荀卿終之荀雖非孟比然其所著書切於事理與騶衍等相反則已爲當世所絀廢死蘭陵矣

如孔孟者又何望哉末後敘公孫龍等數家以見羣言殽亂而孔孟之書足爲萬世法也太史公大旨如此其文捩闔不羈若滅若沒讀者類求之於筆墨蹊逕之內故雖以譙允南之精識而猶謂其好奇也人固難與知言哉嗚呼黃老爭鳴之後不眩不亂毅然一之於孔孟豈非豪傑之士哉雖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中不無踳駁君子觀其大意可也

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列傳

四公子之徒信陵君尙矣不可及已其次則平原君而孟嘗春申吾無取焉信陵之用舍去就魏之存亡係焉侯嬴畫竊符之謀毛薛陳歸魏之義此三人者皆天下奇士信陵能用之所以爲賢也平原才識遠不逮信陵其納韓上黨至使邯鄲受圍流血千里趙幾再亡國矣然而區區之

心固存於趙也其從李同也有紆國之忠其釋趙奢也有改過之勇至於陷身虎口終匿魏齊不冒出壯哉烈士之風也春申納女以篡楚孟嘗助敵以傾齊一則身死李園一則子孫滅絕皆天道也世多馮煖收責及復孟嘗相位事然愚謂孟嘗與五國破齊時煖曾不能進一正言如毛薛之於信陵其孜孜三窟小人之謀巨何遽出雞鳴狗盜上乎

孟嘗之才孟嘗之得士皆不下信陵也而其任國也專信陵不及也何以知其專也曰孟嘗入秦秦王欲相之旣而囚欲殺之孟嘗得以計免歸此於秦直私憾巨乃能以齊爲韓魏攻楚而因使韓魏攻秦且偕兵會於西周是孟嘗之意不但能行於齊王而三晉亦且服之矣使信陵之在魏若此何至救趙之義舉久抑不行至竊符而後遂哉吾

是以益歎信陵不失人臣之大節而孟嘗惑於蘇代之言不果伐秦爲可恨也

四豪中相士之眼獨信陵爲最平原不能知毛遂孟嘗不能知馮驩春申不能知朱英雖取效不同其不知人一也信陵得一老監門尊爲上客於他國得一賣漿人一博徒徒步往見之卒用其力顯名諸侯而此三人者皆當世狎侮戲笑之餘也不知以何道得之相士若此雖取天下可也

如姬竊符舞陽奉使不見下落舞陽爲秦人所誅無疑太史公蓋不屑書曰如姬雖一女子能以報父讐故德信陵君不愛一死可謂有烈丈夫之風矣不知魏王殺之邪抑赦之邪

范雎蔡澤列傳

秦之用穰侯也穰侯之舉白起也戰勝克敵拓地千里自商君以後功未有加焉者也應侯羈旅入秦所欲得者相位耳使其挾富強之說以與穰侯角是自困之道也計穰侯功大驕侈秦王以少主在位所惡聞者莫如太后之專權而穰侯爲宣太后弟太后在則穰侯不可得去故并言太后以去穰侯此范雎之所以巧發奇中也然所言者人主骨肉之間故略見端緒久之而後敢發若蔡澤之於雎則不然雎已譖殺白起所任鄭安平王稽復敗秦王臨朝而歎雎固日夜欲釋相位久矣然不得其人而釋之則雎不安得其人而釋之而不出於雎雎亦不安故雎始侯焉及澤宣言將代雎位而雎召之故迂其旨厲其色以觀澤之能否而澤之所言皆足以中雎之疾反覆連辯而不爲屈則雎固深知其爲辨士而可以動秦王矣於是言之秦

王推之相位於己有避賢之美於澤有推轂之恩爲雖計者無出於此此澤之所以巧發奇中也

樂毅列傳

或曰樂毅破齊之事偉矣獨留莒卽墨未拔夏侯太初以爲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敝王業可就不卒垂成而敗信有之乎曰樂生摧鋒乘勝盡下齊城至五歲後兵力倦矣強弩之末不能穿縞而卽墨則田單在焉莒則太子法章在焉田單死守卽墨莒人共立法章爲王以距燕此二城之中人心皆有所屬非向者七十餘城之比故堅守不下且豈樂生能拔而故留之乎曰使燕王不聽讒不以騎劫代生則莒卽墨可下乎曰下之而不能有也齊自田常以來小惠之結於民者深矣湣王以兼并之故爲諸侯所怨而不聞有峻刑酷罰加於民者有士

如王蠋尙能守死爲齊則民心固未盡忘齊也燕旣并齊城拓地千里五國必將忌之矣以復齊爲名一合而軋燕此勢之所必出也曰然則爲樂生者奈何曰破齊戮湣王尸求齊疏屬之賢者而立焉戮湣王則可以雪子噲之讎立疏屬則可以釋兩國之憾旋師而去燕其伯矣惜乎楚莊復陳之後數百年不聞此舉

廉頗藺相如列傳

趙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趙使趙蔥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頗牧名將也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利社稷專之可乎曰否君命有所不受者蓋指軍中之事有所誅殺避就而君從中制之則將守便宜可以不受也若孫武斬莊賈而景公赦之亞父以梁委七國而景帝督戰此

可以無受也若將之用舍則存乎君矣易將而將不受是反也牧皆不知大義者在戰國以樂毅爲正在後世以岳武穆爲正

田單列傳

田單之用火牛妙在先有神師一著彼先聞神師之語以爲此卽神助故大驚潰散耳若知其爲牛敵軍不懼矣後世有羣盜用火牛法拒官軍者以鎗中牛鼻牛痛皆反走觸賊賊遂敗

太史公敘王蠋事於田單傳後而以齊亾大夫感王蠋之死乃相聚如莒求法章立之是以齊存亾係於一布衣其尊蠋至矣但此傳止以田單立名而蠋若牽連得書者故秦少游譏之如曰田單王蠋列傳則大善矣

魯仲連鄒陽列傳

戰國士大抵皆爲秦用其始終擯秦者虞卿魯仲連兩人而已兩人皆居趙虞卿指畫秦人情僞如掌爲趙約縱於齊奪秦人之氣有功於趙甚大魯連不若也然虞卿所見止於一國而已魯連義不帝秦有儒者之風焉有天下之志焉虞卿不若也虞卿受萬戶印而能輕之仲連不受而逃之故後世獨稱魯連雖然聊城之書是亦不可以已乎奈何教人以反

鄒陽獄中上梁孝王書比物連類似從李斯諫逐客書脫出而言重詞複則過之蓋陽爲羊勝公孫詭所譖其人不直斥故反覆曉譬期於梁王之自悟而已太史公以爲抗直不撓不過指其末數語篇中桀狗吠堯跖客刺由則以狗盜自比不亦甚哉以陽與魯連同傳此太史公之失也

屈原列傳

楚大國也秦王誑懷王以欲會屈平諫曰不如無行懷王不聽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秦之得以輒懷王者以其從行無人也趙國強大不如楚而澠池之會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者以有藺相如在也楊廉夫責屈子以不能從行然屈子誠臣耳應變之才不及相如往亦無濟也嗚呼往則危不往則示弱而卒保其君以返此相如之才所以爲大過人也儒者猶訾之不置其亦過刻矣

李斯列傳

秦未亡也爲秦滅六國者先亡矣造作陰謀遣人齎持金玉遊說諸侯可下者厚遺之不則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者李斯也爲趙高所搆卒具五刑家世爲秦將將三十

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者蒙恬也與其弟毅相繼受戮爲秦大將拔趙破荆降魏定燕齊者王翦也卒獲首邱而其孫王離卒虜於項籍蓋秦以託力取天下天厭其德故佐秦者無一得免耳彼周召之徒秉德輔世者後裔延八九百年不絕善惡之報何如哉李文饒論亡國之鬼神不平多出妖淫之色破人家國引妹喜驪姬等爲證予謂不獨此也又有佞巧之人焉秦滅六國趙高以趙氏疏屬得事始皇扶蘇胡亥皆死其手秦之公族大臣名將爲所誅殺略盡而秦遂以亡是亦女戎之類也語曰亡秦必楚吾謂趙亦有力焉

張巨陳餘列傳

張巨陳餘皆反覆之士也當其佐陳涉欲王楚巨餘以爲示天下私不可及從武信君下趙則又勸其自王以填趙

何相背之戾也。鉅鹿之事，巨責餘以必死，及相見時，遽收其將印。此巨過漢東，擊楚使使告陳餘，欲與俱。餘要以必殺張巨。此餘過及巨從韓信擊，斬餘泚水上，至并殺其故主趙王歇，則巨罪之大者也。刻木爲人而拜之，猶不可以析而爲薪，況所常北面事之者乎？始以趙王歇被圍之故，責餘以死，既乃以惡餘之故，并殺趙王歇，何相背之戾乎？論者止以張陳凶終爲口實，而不及巨之殺歇甚矣。君臣之義，之不明於亂世也。

黥布列傳

布所牽姬疾云云，至布使人追不及，按賁赫卽無姦狀，亦自可殺。蓋事左右，求容此齊威之所以烹卽墨也。布無術學，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雖然，布不足惜也。爲項王擊殺義帝，死有餘辜矣。

薛公策黥布三計，桓譚譬之於弈，以取吳楚并齊魯及燕趙爲廣道地之謂，以取吳楚并韓魏塞成皋據敖倉爲趨遮要爭利之謂，以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爲守邊隅趨作郢之謂。論甚善，然據敖倉塞成皋，此在楚漢爭衡爲上計，而於布反爲中計，何也？蓋此時漢之大勢已定，不可以巧襲而力爭也。故當以遊兵略地以示進，取得寸則寸得尺，則尺而於漢所必爭之地，則謹避之也。若漢之取秦唐之取隋，皆直走關中者，秦隋根本之地，皆虛也。經營天下，各有時勢，不可執一如此。

淮陰侯列傳

高帝之於韓信，未嘗親見其狀貌，覲察其計畫，以蕭何一言之故，遂拜爲將將，又不足而至大將。此類兒戲，然卒用此得天下，何也？蓋帝不知信而信知何，以何之不安而知信

之可用也圖天下者豈能人人巨而目之哉得數人可信者足矣

韓信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詳母怒信之意蓋謂其落魄至是雖自食且不能豈有富貴之日我但憐汝故食之若云相報知汝不能也後人誤看至謂漂母有眼當與黃石老人同類而稱則失太史公意矣大抵太史公於英雄貧困失路無門之日皆極力摹寫發其孤憤如蘇秦張儀皆見笑於其妻陳涉見笑於耕者陳平見笑於其嫂黥布見笑於時人此類甚多至漂母飯信而不望報是以信爲溝壑也其意益深痛不忍讀矣後信就封至楚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不聞此母卻之則其非異人明矣

諸葛武侯出師表有云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當

時予嘗歎息其言此潛龍之學也人固有徒步取將相提百萬眾呼吸雷風而不能全其性命者如韓信未遇時凡歷數死句倉淮陰則可以餓而死少年悔之則可以鬪而死心楚歸漢則可以心虜死至連敖坐法兵在其頸矣屬有天幸遇滕公故得不死非信之能自必其不死也而功成之後卒以反死嗚呼性命之於人甚矣哉非大賢亞聖其孰能全之

龍且爲楚將陳平以骨髄臣稱之以善戰如黥布而且能擊破布計其人亦非淺淺者囊沙之戰且以輕信被殺巨使信威望素高且有畏心堅壁清野持牢不戰信未必不坐困也秦人伐趙戒士卒無得洩武安君爲將者卒殺趙括阤士四十萬有以夫

張丞相列傳

張丞相傳筆法甚奇因蒼嘗爲御史而周昌趙堯任敖曹
窋皆以嘗爲御史大夫故牽連得書本傳以蒼起以蒼結
一傳中包數小傳統看又仍是一傳蒼傳後係以申屠嘉
事見漢相如嘉者卽不可多得也然嘉非完人以才能忌
鼂錯欲生端誅之至反爲所賣故贊語以無術學少之而
其題止曰張丞相傳

酈生陸賈列傳

陸賈服儒之服言儒之言而其全身遠害排難解紛功立
而無可指名事成而不爲權首則似深於黃老之學者特
外以儒術文之巨賈素善辟陽侯乃勸辟陽侯交朱建者
蓋心知辟陽侯所爲不法旤將及己故嫁之於建也及孝
文誅辟陽客以建嘗爲畫策捕治之建遂自剄而賈獨全
此則學黃老者之微巧也先輩多謂陸生有功儒術恐非

至論

劉敬叔孫通列傳

婁敬言都關中之利甚至而高帝以羣臣言疑未能決及
畱侯明言入關便卽日車駕西都關中帝之從畱侯如此
當在秦宮中時樊噲諫帝急還霸上帝亦不聽噲而聽良
夫噲與敬之言皆與良無異兩人又先發而帝必欲決之
於良帝與良固終身以之者也明於擇人而簡於應事真
帝王之略哉

袁盎鼂錯列傳

賈誼之絀也以絳灌鼂錯之死也以竇嬰微嬰袁盎固不
能殺錯也貴戚大臣之足以操人寵辱生殺之權如此

張釋之馮唐列傳

文帝與馮唐論頗牧之事唐謂帝雖得頗牧弗能用上怒

起入禁中良久復出召唐使畢其說唐不過一白首老生
巨乃於眾中面折人主人主虛顏受之如朋友之間相與
詰難反覆者且唐之意狂發明魏尚無罪使狂後世必疑
其爲尙私人不唯言不見用身且得罪矣今文帝乃卽日
令唐持節赦尙推此類也左右近習豈能蔽之哉蓋漢初
懲二世深居之蔽故天子與小臣親近如此是時袁盎張
釋之輩皆得出入禁中而盎至引卻牽姬之坐則漢以後
不復有此事矣非無盎也無文帝親近小臣也嗚呼君臣
隔絕則君益尊臣益卑雖開之使言而不敢盡其說天下
之不治皆坐此哉

萬石君張叔列傳

萬石君門德可觀而建慶輩立朝獨無矯矯風節使當患
難固發蒙振落之類巨魏之王祥吳之孟宗皆稱純孝而

於國事獨無匡救皆萬石君類也衞綰婦女之簡桺直不
疑道家之小數周文佞倖之氣態雖高下微分君子不取
獨張歐以忠厚濟景帝之綜核其庶幾乎

田叔列傳

梁孝王使人殺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云云田叔於
此可謂善處人骨肉之間矣然國之所恃以立者法也梁
王親使人賊殺天子之謀臣而以太后故置不問則法亾
法亾則國削夫梁王狂議親議貴之例可以無誅而王之
幸臣公孫詭羊勝之徒實導王爲邪不可以不殺殺勝詭
以塞天下之怒而貫梁王以安太后之心此法意也田叔
盡燒獄詞一切不問雖號知大體者而於處事未爲盡善
善夫韓安國之說孝王出勝詭也微安國則景帝母子兄
弟之間不全

李將軍列傳

李廣非大將才也行無部伍行陳不擊刁斗人人自便此以將數千騎逐利乘便可巨遇大敵則覆矣太史公敘廣最得意處狂爲上郡太守以百騎遇匈奴數千騎射殺其將解鞍縱臥然此固裨將之器也若夫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進如風雨退如山岳廣豈足以與乎此哉衛將軍將數萬騎蹂躪邊廷未嘗挫衄其將略優於廣遠矣且出雁門時廣所將萬騎乃爲敵所得而霍去病以八百騎斬捕過當必謂廣數奇而去病天幸恐非論之得平者也淮南王謀反止憚青與汲黯而不聞及廣太史以孤憤之故敘廣不啻出口而傳衛將軍以姊子夫寵幸若不直一錢者然隨文讀之則廣與青之優劣終不揜

平津侯列傳

主父偃言九事八爲律令其八不傳而其一爲諫伐匈奴引秦皇高帝之失策而推之於虞夏商周其文辭甚美然至進身之後則又盛言朔方之便以難公孫宏宏上從其言竟立朔方郡是其與先資之言蓋不啻枘鑿而矛盾也然偃也行之不疑而武帝不以此疑偃公孫宏宏不以此詰偃何哉蓋帝之初用偃不過喜其文辭而於窮兵黷武之失未嘗有悟及偃窺帝意竟以置朔方之便迎之則帝固樂其合己而忘其害言矣宏非辨不足以詘偃蓋知帝意已堅則絀偃適所以忤帝故作爲不勝以從之也嗚呼佞邪之臣敢爲誣罔如此

汲黯列傳

武帝之知汲黯至以古社稷臣許之其敬禮黯過于丞相宏大將軍青遠甚然黯之言無一用者黯廷斥公孫宏張

湯而天子愈貴李宏湯黯言與胡和親無起兵而天子欲征匈奴黯言勿以渾邪王故誅當死者五百餘人上默然不許及其後棄之淮南黯遂爲諸侯相終其身然張湯之誅天子間黯嘗勸李息發其罪而息畏湯不言遂案誅息則又未嘗不思黯言也如武帝者可謂善善而不能用矣原黯之迂帝有三日數直諫也曰褊心怨望也曰帝好儒術黯好黃老也此三者之中唯怨望則黯失也

酷吏列傳

酷吏傳以郅都爲首都公廉有節槩其不從景帝救賈姬事雖汲長孺當此不是過也爲治雖先嚴酷然能擊強宗未可竟謂之酷吏唯其扼臨江王於垂死之時不予刀筆作書則其用心過忍而處人父子之間亦遠媿田仁矣且臨江王爲太子以母栗姬失寵故廢非有悖逆不道也而

都禁切之如此者所以阿帝意也卒爲竇太后所怒中危法死都固有以取之哉權文公至謂都剛而無虐怒而中節吾不敢以爲信

臺諫者權臣之鷹犬也酷吏者人主之鷹犬也夫權臣假臺諫以擊去其所不快者莫甚於宋之秦檜韓侂胄而人主假酷吏以箝制天下者莫甚於漢之武帝唐之武曩帝外事四裔內興土木使海內蕭然繁費盜賊四起而帝又不能無事於興利也故怵民之不服而不得不用張湯杜周之流武曩以女主篡唐多行不義故怵民之不服而不得不用周興來俊臣之流彼湯周之酷所以調武帝而興俊臣之酷所以調武曩也嗚呼人臣以阿諛順旨之故至於賊殺不辜塗炭天下則其處心積慮爲何如哉然漢唐酷吏非刑死卽族誅天道之於人亦不遠矣

大宛列傳

張騫爲漢使留夷中十三年歸不失漢節視蘇武少六年
目匈奴與妻有子亦與武相類然天子意在開邊而騫以
卽應募奉使君子所不爲也其言大夏可通又以失侯故
欲連烏孫斷匈奴右臂以爲己功名之地自是妻烏孫取
宛馬迄無窮歲則固蘇武之罪人也雖隕首邊廷亦不得
與武比節況生還哉雖然騫有賢孫猛武之後反無間焉
何也

太史公自序

世多謂太史公序六家要指進道德而絀儒術予案此非
遷意乃述其父司馬談之言也遷進孔子於世家退老子
於列傳左儒右老一覽可知今述其父談之言乃獨推道
家者蓋談本學黃老此論必其精神所寄遷不敢沒故謹

識之爾若其與上大夫壺遂相答問語發明六經大旨隱
然欲繼春秋於五百載之後豈絀儒術者之言哉且其言
曰子間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尙書
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
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是談於六經之旨亦非
牴牾者其謂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蓋是指當時俗學
之弊旨以辭害意雖班固且不免況其他哉

陶菴集卷第七終

順德龍鳳鑣校棊

陶菴集卷七

史記論略

三

知服齋叢書

陶菴集卷第八目錄

吾師錄 三十二則

| | | | | | | |
|----|----|----|----|----|----|----|
| 攝心 | 思誠 | 主敬 | 慎獨 | 懲忿 | 窒欲 | 平心 |
| 直心 | 一心 | 無心 | 調心 | 遷改 | 養量 | 對 |
| 境 | 澹泊 | 清介 | 節儉 | 自立 | 過厚 | 恕物 |
| 薄責 | 規諷 | 方便 | 分別 | 慎交 | 求全 | 惜陰 |
| 讀書 | 處困 | 順運 | 卻病 | 養生 | | |

陶菴集卷第八

吾師錄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況吾人乎此錄輯於壬申仲冬取古人言行之可法者牽連比附各以類從始於攝心終於養生凡三十二條壬午夏季料簡筆札得之故紙中因繕書二冊一以自證一勗偉恭

攝心

趙清獻公曰吾晝之所為夜必焚香告天所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陸九韶隱居山中晝之所為夜必書之元許魯齋亦然二程遺書張天祺自約數年自上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亦須強把這心寄寓在一箇形象司馬君實言吾得術矣只管念一箇中字朱子語錄趙叔平平生

用功以一器盛黑豆一器盛白豆中置一虛器才一善念動則取白豆投其中惡念動則取黑豆投其中至夜倒虛器中豆觀其黑白以驗善惡念之多寡初時黑多白少久之漸平又久之則白多黑少又久之則黑亦無國朝張文定公邦奇每日晨興拜天取易詩書要語乾元亨利貞救天之命惟時惟幾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於時休之云云者對天默誦數遍官翰林時有觀頤錄每夕攷過此諸公所行疏密不同皆攝心法也若能直下見性便不須如此捉捺然人日在是非窠臼中寸陰未轉尺波已興故必有神秀之時時拂拭而後有惠能之本無拂拭也

思誠

周萊峰先生學道紀言曰思誠字難認杜正獻公曰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不宜矯飾此誠字別陳了翁謂元

城絕欲是真絕欲不動心故此誠字又別韓魏公立朝與士大夫語退息與家人言一出於誠門人或從公數十年記公言行相與反復攷究表裏皆合無一不相應此誠字又別曹彬爲世祖掌茶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太祖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此誠字又別魯簡肅公飲於酒肆中使問當託何事以對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竟以實對此誠字又別魏公知永叔不以繫辭爲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爲可取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此誠字又別胡文定謂徐先生曰莫安排此誠字又別元城嘗不使曰司戶實有賊而吾不以告吾其違溫公教乎後讀揚子云君子避礙通諸理方釋然言不必信此而後可此誠字又別高允恐負翟黑子此誠字又別以上誠字仔細體

認或在言或在事或在言時或在言後或顧行或顧理不知何者可以致力元城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其效如此

主敬

邵康節百泉山中嘗雪夜人猶見其儼然危坐尹和靖在平江累年凡百嚴整有常遇飲酒聽樂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康節何等風流人豪而自簡如此朱子謂其心地所以虛明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和靖才識朱子謂是程門中之鈍者只於敬上用力終亦有成人可不以尹自勉乎

慎獨

吳願悌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自扶起冠幘加襲令妻還南齊劉璣兄獻夜隔壁呼璣共語不答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獻問其久璣曰向東帶未竟此所謂不欺暗室者非邪吾輩居平諛浪笑傲之時多齋莊肅敬之時少欲求此心不放難矣

懲忿

李習之問一禪師如何是黑風吹船飄墮羅刹鬼國師云李翱小子問此何爲李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惡心卽是飄墮鬼國也調心之難如此王巖叟箸魏公別錄云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己處辭和氣平如說尋常事也噫魏公蓋幾於犯而不校者予賦性素褊往歲偶有所觸書片紙自箴曰與一物校者其人小甚矣爾時於此覺稍有所得力近默自省乃多畱著爲累豈楞嚴所謂隔日瘡者邪

窒欲

乖崖帥蜀時仕蜀者不挈家止帶給澣濯紉縫二人乖崖說一姬中夜心動而起繞屋而行但云張詠小人張詠小人後稍合自近及將歸出帖子議親云某家室女房隘五百千以禮遣之果未嘗有犯也趙清獻帥蜀日說一伎謂直宿老兵日汝識某伎所居乎日識之日爲我呼來去已二鼓不至復合速之旋又令止老兵忽自幕後出公怪問之兵日某度相公不過一箇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嘗往夫乖崖之勇也閱道之清也而皆未免強制人欲洵可畏哉然兩公之賢於人者正以其能制也蘇子卿嚙雪冰天猶與胡婦生子胡忠簡飛章遠竄乃爲黎倩題詩是皆一念不能自持日忍過事堪喜

平心

趙康靖公槩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同知制誥後

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謫康靖密申辨理至欲納生平誥敕而文忠不知也范景仁爲諫官趙閱道爲御史以論陳公事有隙熙甯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數毀之於上且日陛下問趙抃知其爲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日忠臣上日卿何由知其忠對日嘉祐初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閱道日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日不敢以私害公夫爲德於人而必欲使人知之與必施諸其所嘗受德之人皆淺之乎爲丈夫日古人於君父之奔進退榮辱之際而能平心忘愛惡若此真學道之驗

直心

魏陳元方東郡賣小宅家人將就直矣元方日此宅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因辭不買晉庾亮所乘馬的顛殷浩以爲不利主勸賣之亮日安有己之不安移於人乎宋司馬

溫公居西京日令老兵賣所乘馬云此馬夏來有肺病若
售者先語之老兵笑其拙噫此釋氏所謂直心道場也吾
人立誠當自不妄語始

一心

雜念不勝驅除正坐本心閒斷之故閒斷既久介然之頃
便欲雜念頓釋雖顏子不能晝夜操持不怠則此心自當
漸清盤銘之辭與揚子江宿浪之譬真善喻也每思孟敵
墮甑不顧雖是細事亦足以觀人胸中擺脫得下故不知
不覺之間自能如此而史臣不知以爲有分辨而已此豈
林宗之見哉吾輩試自念只與人接幾句話而將迎之意
纏擾不已此其出孟敵下亦遠矣今直於一切世故都打
得破自毀譽欣戚以至死生甌福一切視之如一則此心
自定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學之的

也張思叔讀孟子至志士不忘在溝壑忽然自悟始覺有
得力處可見古之有志於學者直是不有其身故能專志
於道不然一暴十寒之病且不能免其去不學者幾何哉
此張文定公與魏子才書非眞實爲己者不能道

無心

負苓者謂薛收曰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歎是五藏六府
不能無受也李文靖公庭葺藥闌壞如不聞見左右請葺
之公曰安可以此事動吾一念乎夫人心虛靜則明雜擾
則暗蜀山人董五經之類久居深山遂能葺知蓋空生明
也初機學人動靜分作兩橛膠膠擾擾安得正定伊川先
生曰說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夫無私心則無心矣

調心

程子謂洒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見一學者忙迫先生

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朱子論主一無適云主一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雜之無適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了此一件又做一件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此皆先儒直指調心法示人近周叔夜先生有言因事之煩冗而動躁火也治之有二其一自解云待我逐頭清來其一自解云事完之後卻有何事閒亦何用此躁之在事者治法如此若在事後者治法亦有二其一自解云人生安能無勞其一自解云此勞未必無益此身不必太惜此治躁之骨髓也推之榮辱福禍皆可以此心對治

遷改

羅仲素與楊龜山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卽鬻田走洛問之胡憲學於譙定初未有得定曰心爲物潰故

不能有見唯學可明巨憲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功夫邪卽日思歸精此學兩賢之從善如流若此朱子言南軒爲人明快嘗與閒坐立見什物之類不齊整處謾言之雖昏夜亦卽時令人移正敬夫之改過不吝若此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言遷善之速如雷厲風發而後爲益也對此宜知自省

養量

周茂叔爲合州判官部使者趙抃惑於讒言臨之甚威茂叔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輒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韓魏公知揚州王荆公爲僉判每讀書達旦略假寐日已高亟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意其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曰君年少母廢書不可自棄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故熙甯

附錄卷八
日錄中短魏公爲多每日魏公形相好巨作畫虎圖詩詆
之及魏公薨作輓詩猶不忘少年之語夫趙韓皆當世賢
者始猶失之二公人固未易知也乃一則臨之以威而猶
超然一則勸之以學而遂爲憾度量相越如此蓋涵蓄深
沈此濂溪之所以自得也剛褊躁露此荆公之所以速敗
也

對境

有器局人大都胸次不亂所以做事有力若小事便已動
心則大事不可爲矣後漢孔融爲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
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談笑
自若晉桓溫欲移國祚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此欲誅謝
安王坦之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不變相與俱
壽王之恐狀轉見於色謝之寬容愈表於貌望階起席方

作洛生詠諷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趣解兵古人於生
死關頭整暇如此所謂重內者輕外也

澹泊

范文正公爲舉子時讀書南都畱守有子居學見公食粥
歸告其父以公廚食饋公旣而悉已敗矣畱守子曰大人
間公清苦故遺以食物而不下筯得非以相浼爲罪乎公
謝曰非不感厚意但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
能啗此粥乎石徂徠介讀書南都時侍郎王濟聞其困窮
因餉客授以盤飧卻而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一賢
者使繼得人饋可以不乏美食則從之乎士非可受無功
之食者此食豈以爲憂於不繼蓋以口腹累人君子之所
不居也二賢之意蓋有在矣

清介

黃子廉每飲馬投錢水中范丹嘗看姊病設會丹留錢而去姊追送之里中芻藁僮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史雲輩而云不盜吾菜乎丹歎曰吾之微志乃在僮豎之口不可不勉遂棄錢而去宋傅欽之侍郎求介秦觀以見陳師道知其甚貧因懷金以餽之及覩其貌聽其議論竟不敢以出口程伊川見韓侍郎維於潁川韓早晚伴會禮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有黃金藥牒一似可爲先生壽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會從容道吾意彬叔如戒啟伊川曰頤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詰朝遂歸持國曰我不敢言正爲此巨夫清者士人之大節也然如黃范二君所爲則亦近於獵名矣必也其後山乎其伊川乎

節儉

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幕官極相得一日問曰公家日用多少錢對曰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驚曰何用許多錢對曰早具少肉晚羹菜泰然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吃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此遂疏司馬文正公答劉蒙言書曰光居家會不敢常有肉衣不敢常衣帛又曰光自結髮以來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靳亦其理宜也今日士大夫服御華侈交際稠疊既不能繼而取諸非分以益之於是名節埽地矣攻苦會淡自是吾輩本色其他拌人嫌怪耳

自立

後漢梁鴻少孤詣太學受業同房先炊已呼鴻童子及爨釜炊鴻曰童子不因人爨者也滅竈更然火范丹嘗使兒拮麥得五斛鄉人尹臺遺之一斛屬兒莫道丹後知卽令

并送六斛言麥已雜遂誓不取晉王裒嘗自刈麥諸生有密爲哀刈麥者裒遂棄之於是莫敢往佐唐皇甫無逸爲益州長史嘗夜宿人家遇鐙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爲炷此四公者可謂能自樹立矣

過厚

漢劉寬行遇失牛者就寬車中認去寬下車步歸有頃認者得牛送還謝曰慚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李勞見歸何爲謝之晉朱沖鄰人失犢認沖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大慚以犢還沖沖竟不受夫文饒之行近於中若巨容其猶有未忘於心者乎君子爲行使人無以自容則過矣然以視世之攘袂而爭者則二賢皆吾師也

恕物

韓魏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又嘗云若晉公簡點著

亦有未盡處君子成人之美不言可也邵伯溫讀文中子至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因著論駁之以爲孔明霸者之佐雖不死未必能興禮樂康節見之怒曰使汝如武侯尙不可妄論何況萬萬不及乎古人立心忠厚雖論議史冊上事亦不輕置子奪如此其待同時人又可知矣故曰論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薄責

北齊崔暹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不說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日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宋盧多遜與李昉相善昉待之不疑多遜知政多毀昉人以告昉昉不信之後太宗語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太宗曰多遜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太宗由是目昉爲善人夫人

非聖人自無每事盡善之理吾業與之親暱則長善救失與有責焉不能匡正乃從而訾訐之以是爲直可乎先儒謂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夫其易者且不能況難者乎故君子不談人過一以養德一以遠怨雖他人有談者正容以止之可也

規諷

秦氏當國時洪忠宣公鄭亨仲資政胡明仲侍郎朱新仲舍人皆在謫籍分置廣東方務德爲經略帥待之盡禮秦對一客言曰方滋在廣部凡得罪於朝廷者必加意護結得非欲爲異日地乎客曰非相公有云不敢輒言方滋之爲人天性長者凡於人惟以周旋爲志非獨遷客然也秦悟曰方務德卻是箇周旋的人其疑遂釋當時使一檢巧者承其間微肆一言方必得罪而諸公不得安跡矣言者

可謂君子嚴陵王大下赴曲江守過南安謁張先生子韶從容言大下頃在檢院以羅彥濟中丞章去國其後彥濟自吏書出守嚴遂遷避於蘭溪彥濟到郡遺書相邀曰與君有同年契何爲爾不得已復還旣見密語云痔此臺評乃朱新仲所作託造物之意以相授一時失於審思至今爲悔此事旣往今適守韶而朱在彼邂逅有弗愜爲之奈何張揣其必將脩怨卽云國先爲君子爲小人皆在此舉王悚然曰謹受教至則降意彌縫終二年不見分毫形跡若本自相善也夫秦客語婉子韶語峻蓋所對之人不同耳而一言造福則其爲仁人之心一也彼順口諛人者不過求其感說避其嫌怪而不知貽害多矣奈何以人之生死榮辱爲己結納之具邪

方便

宋大觀中有葛藜者嘗爲鎮江守有士人問其所行藜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餘積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爲利人事藜指坐下足杌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予爲正之若人渴時與杯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匄皆可以爲唯在乎常久而已案葛公所謂利人事卽儒者之仁術釋氏之方便也隨時可行隨人可行隨地可行但不宜以此望報巨望報則與世俗無異矣

分別

韓退之送孟瑁序善雖不吾與吾將強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強而拒崔評事墓銘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故人此吾所欲低頭於昌黎處也

慎交

漢侯霸欲友王丹霸子見丹下車拜丹答拜霸子曰大人方願交歡奈何拜小子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許也魏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就刺史溫恢求交胡質質辭以疾遼出遇質問其故質曰古人之交多取知其不貪奔敗知其不怯間流言不信是以可終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置而今以睚眦成隙如質才薄豈能終好故不願也古人慎交不輕許與如此令人知己滿地疾病相問訊飲會相徵逐及遇豪髮事輒掉臂不顧甚有買酈兄之友彎射羿之弓者故擇而後交勿交而後擇

求全

郭林宗謂仇季智曰子嘗有過否季智曰吾嘗飯牛牛不食搏牛一下管甯泛海舟覆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過必枉此夫二賢之自責如此則其平生無大過可知矣

跡弛士固不脩小節然必在小事上剗定腳做大事始無
失旨李彌遜謂胡邦衡曰人生亦不解事事可稱只做得
一兩節好便好朱子謂胡後來喪名節未必非斯言有以
入之今人只思做一兩節好事日尙當爲者謾不簡點則
并此一兩節亦做不成矣

愔陰

伊川先生曰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
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
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
然爲天地間一蠹唯綴輯聖人遺書爲有補爾中峰禪師
云入世間則忠於君孝於親以盡其義不可不忙出世間
則親師擇友朝參暮叩以盡其道又不可不忙唯孜孜以
安閒不擾爲務而不甯斯須就勞者聖人斥之爲無慚人

今吾輩旣不能爲有用之學而於自了漢亦未能究竟所
謂夢覺兩愧負也

讀書

朱子誨門人聖賢言語只在仔細看別無術又云書只貴
輒讀別無法又云法在讀了一遍又思量一遍思量一遍
又讀一遍先儒讀書法如此向見一書載張安道問蘇明
允以子瞻方讀何書答云方溫漢書安道驚曰書要讀弟
二遍邪初以爲安道自矜敏捷曰今思之殊不然蓋古人
讀弟一遍時必須精輒此書未輒更不讀他書不待他日
又溫也他日坡公有云故書不厭百回讀輒讀深思子自
知則豈止讀弟二遍邪司馬溫公嘗言學者讀書少能自
卷首讀至卷尾往往從中或從未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
篇光性最專猶患如此從來唯見何涉學士案上唯置一

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校字以至終篇未終誓不他讀此
學者所難溫公所言正安道所謂一遍

處困

胡忠簡貶時李似之侍郎書十事以贈一曰有天命有君
命不擇地而安之二曰唯君子困而不失其所亨三曰名
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進步四曰境界違順當以初心對
治五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
六曰無我方能作為大事七曰建立功名非知道者不能
八曰□□天者任之必將大有摧抑九曰太剛恐易折須
養以渾厚十曰學必明心記問辨說皆餘事予謂此十事
豈唯遷謫者所宜佩服凡吾輩書諸紳可也銘諸座右可
也予又憶張橫浦有言曰為物所逆而動心此怨天也吾
輩所遭豈能事事如意要以耐煩為主

順運

伊菴權禪師每至日莫必流涕曰今日又過矣未知來
日功夫何如韓持國與程子語歎曰今日又莫矣程子對
曰此是常理從來如何歎為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
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程子曰不能則去可也予謂誦
伊菴語可以憎陰誦正叔語可以順運

卻病

宋李旼九河公語錄云旼苦疴既瘳請謁公曰子於病中
曾會得移心法否旼對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
對君父慎之靜之自愈金史楊雲翼嘗患風痺得稍愈哀
宗問愈之方對曰但治心巨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
然予謂此真刀圭之最良者也未病時得此可以不病已
病時得此可以愈病予嘗在雲間大病四體如炙此心頗

覺忙亂因而自問曰如果此病不起只索委順忙亂無益也遂一念不動至晚汗下如雨病竟痊

養生

伊川先生曰世間有三件事甚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爲巨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寢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較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後保生是猶貧而後畜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後爲保生邪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他日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卽不須學也觀先生語則知學道養生本是一串事但

學道者雖養生亦爲學道養生者雖學道亦爲養生巨子嘗十日九疾生產作業之事既不能自力而讀書作文亦皆苦不能精思止坐氣薄巨自今於喜怒哀樂上理會卽病卽藥不須外求也

後學張用良曰先生輯吾師錄時在予家南城別墅語家君曰初學入門不得不如此若到純軫地位一徹盡徹頭頭是道此錄猶筌蹄巨子等勿輕傳也先生歿後默菴陸夫子得而遂刻之今附文集後別爲一卷頃偕侯大年表弟同事校閱五日中竊聞柅園夫子與家君所述先生遺論退而筆記得十四則題曰私淑識餘時乙卯二月十日

後學侯榮曰先子與先生講道語散見累年日記中已探入掌亭文略所論吾師錄及日歷諸書不宐輕傳皆

陶菴集卷八終
與方瓢表伯三言合

陶菴集卷第八終

順德龍鳳鑣校栞

陶菴集卷第九目錄

自監錄一

一百六十四則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writing.

陶菴集卷第九

自監錄一

愚仿古人遺意作自監錄每日所為夜必書之兼
攷念慮之純雜語言之得失自辛未三月十一日
始勿忘勿遺勿示他人司馬文正公語晁補之曰
吾無過人者但生平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
巨陳井巨中勸學文曰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
不可為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為者不可道也字
文公諒雖閤室必正衣冠端坐嘗挾手記一冊識
其首日書有所為夜則書之其不可書則不敢為
天地鬼神實聞斯言愚置此冊實仿古人遺意但
古人喫緊處在知其不可則不為若諱過不書與
書而不改猶不書也四月十九日識

晦菴曰人若於日間閒言語省說得一兩句閒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讀書人若無事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工夫既不專一慙愧刻責之念復安可少

嘗有人靜坐三年出關卻呆了此象山所謂爲善累心諺云閒時做得忙時用若用不著何取於做

韓魏公論人爲善難在持久計日計月而爲之者甚多也何燕泉有言曰歲月如流一日減一日一歲無一歲少而壯壯而老老必死人豈不知而鮮克知惜人蓋有不及老而死者矣子有美酒何不日鼓瑟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此非知自惜者陶侃言大禹惜寸陰今人當惜分陰功名事業一繫於天道德文章則在乎己閒散處亦悠悠不得賈島於驢背上思詩舉手作推敲勢大尹騎從之來竟不見

不覺朱子謂推敲二字關甚利害直恁用力所以後來詩極精高吾人學是何等大事卻全悠悠不肖著緊用力反不如彼做沒要緊事可謂倒置晦菴之所以策勵乎學者至矣

羣居謹洩敗德之尤自後除不得已赴燕外必不得妄自過人淹畱竟日

楊忠襄爲友人誘至伎女家歸而流涕自責取衣冠毀之自守不足者當以忠襄爲師管賢每燕集值女樂未嘗流盼以拇指指中指至明日指痕尚在吾輩自檢當如此近日有一事長進處人有爭心者總不與之辨己所長不欲使人知

謹毀二字近日頗覺消除然充類至盡此二字尙在只爲尙在所以復發

管賢別程先生數年問其得力日止去得矜字爾先生喜曰可謂善學我今亦逐節除去去得一節其餘便可漸減邵子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勵冬不鑪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人知先生風流人豪豈知其勤苦如此

龜山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決不動聲色與之遊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偶見俗人便有厭而逃之之意未曾主敬故也

此事如逆水撐篙行得一尺又退一尺行過的總不算又如快馬收韁常若不及又如千仞峰頭下臨絕澗一失足便到底他人無下手處

將聖賢言語作一場話說學者之通病又云學力未能勝舊習正如藥力未能除舊病頃刻學力不至則舊習仍在一日不服藥則舊病復作學力勝則無此疾矣右薛文清

語二則讀之通身汗下此二則正指吾輩通病然必是薛公自經體貼出來

行弟一步心在弟一步上行弟二步心在弟二步上三步四步無不如此所謂敬也如行弟一步而心在二步二步之外行弟二步而心在四步五步之外卽非敬矣處事皆

然文清語

斯須照管不到則外好有潛句竊引之私不可不察不戲謔亦存心養氣之一端

人當危險處疾病處戰陳處祭祀祈禱處則邪心有所攝而不萌若能常如此時何患學道無成醉後省察未嘗無過甚矣酒之爲狂藥也

識欲沈氣欲銳力欲定瞻欲決眼欲明口欲訥不愧屋漏大丈夫之事也吾身心之際可愧多矣過而不

改是尙得以爲人乎書此自警

恥之於人大矣今人恥其甚不足恥者而甚宜恥者反以爲固然誠可憫痛人有至尊至貴在身而爲物欲所驅日逐煩惱匆忙所謂莫被他謔是也象山欲高著眼看破世人爲此

萊峰語

蕩滌塵埃渙然出於萬物之外常想鳳凰翔於千仞氣象勿以小小逆順爲喜怒勿以小小得失爲重輕勿以小小毀譽爲榮辱

萊峰曰初間得事來便手忙腳亂到後來亦只如此何須忙得

自家所行者正毀譽得失那裏管得許多王西室當言卽言當行卽行更不顧忌利與害然尋他不是處又沒有喫在此句若不知顧忌而行則爲介甫之執拗矣其害尤大

夜來思量了許多明日一些也無用可笑此是妄想底公案

管者文王問於鬻子敢問人有大忘乎對曰有曰敢問大忘如何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正說著吾輩庸人隨來卽應隨過卽埽應埽不動些子埽後不留些子

鄧文潔云逐日查已過我輩宜逐刻查已過一刻不查不啻去而萬里

日月遙往只思一日易過便知百年猶是

應事接物時念頭多爲所動豈非欲人敬我愛我邪列子以舍者爭席爲進境益多一分周旋卽減一分天機也管人莫安排三字可味

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脩人所不爲有韓語予有時流曾會予者極相譏切乃至以爲極惡初

聞之殊復介介噫此等妄人雖善詆訾人亦何異蟋蟀之
鳴蒼蠅之聲邪予胸中以此介介要是俗念未忘須蕩滌
剷除勿使豪毛宿留於庭宇則善矣

金貴百鍊唯人亦然若不向鬧動處打過一番只是兀兀
堆堆閉關面壁縱饒閉之又閉面之又面一經鬧動便已
納了敗缺也爲他不曾實歷故

予有懶處俗事怕見俗人之病蓋自揣志强才弱事事對
付不過因思效法古人善藏若愚者欲待他日身處事任
猛力做得一二事不枉此生今知此念非也先儒教人變
化氣質未有不以勇猛精進爲主者應事接物雖微小亦
不肯放過故云在人情物理事勢上做些工夫若撇卻目
弄妄圖異日便知異日有做不得處蓋一有厭事心心已
爲事累矣吾向嘗論呂端云小事模糊大事不模糊畢竟

是中人尙當真正英雄小事亦不模糊丈夫處事當如獅
子捉兔須用全力不然是苟且非善藏也

學古人要學弟一等古人雖力不能至不敢不勉
高明之士易悟難修初學一有悟入當如婁兒得珠珍重
保守若僂得僂失如夜光明月在手中空過一番有何交
涉

做功夫到微密處著力不得開口不得

洪景廬曰士之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爲參軍見
紛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觀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
弄戲劇遭橫逆機穽當如醉人之受辱罵

在我者有愧焉不可以人之譽我而輒喜也在我者無愧
焉不可以人之毀我而輒懼也

獨立不懼是何氣槩

濁世之善者難於古人閭閻之善者難於士大夫
不學無義唯機械變詐之是務雖名為士大夫一市井小
人何足道哉

徐仲車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
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
為小人者未之有也

澡身虛心日齋戒深居靜室日安處收心復性日存想遺
形忘我日坐忘此攝生之大略也

在雲間聞吾邑歲試案已發而家報未來名次或恐不肯
今向此處把住念頭莫待臨時又生膠擾

只將喜怒哀樂愛惡欲七字微細分別便見通身病痛我
兩日不爨而煩不寒而慄或為試事或為疾病或為思家
刻刻流轉累心之至乃至累身可以悟矣

儉化謂我不耐煩良信耐煩二字子聖藥也

養生之理與學道亦不相背

盛德者物不能擾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
善學者臨生死而色不變疾痛慘切而心不動由養之有
素也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二程語錄宜體認學道若不至此便不成丈夫

一月來以患瘍故學力俱退向所得力處皆成說話矣豈
非以疾痛慘切而動其心者乎推此言之一事做不得一
處去不得矣可為猛醒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自正
心氣定便和無疾

宋史稱橫渠先生居南山時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
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

息亦未始須與忘也

吾性易怒易憂最宜戒

復之三日頻復厲巽之三日頻巽吝執持不固之弊如此
尹和靖受業伊川門下欲不復應舉伊川謂子有母在未
可如此和靖歸白其母云云伊川然後許之朱子在漳州
日一士人自泉來謁自言心厭舉業欲從問學朱子以其
非父母命令歸得請再來始無所礙夫問學美事然既妨
祿仕亦必出於親命乃可自遂不然不得乎親非所以爲
學也

餘冬錄

元劉敬中嘗與同儕各言其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
容乃吾志也

勝國王紹文處士臨終書示其子孫語云利人之事可周
旋處雖獨力亦當自爲害人之事於戲謔中一念不可妄

發

宋胡宿每語後進富貴貧賤莫不有命當脩身俟時毋爲
造物者所嗤

上蔡語錄命雖淺近也要信得真將來做田地就上下面下
工夫萬事眞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生平未嘗干人在
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問之對曰他安能陶鑄得我自有命
在若信不眞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卻間工夫枉
用卻閒心力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挫折也張忠定云只一
箇信五年方做得成此事誰不當念之

周氏紀言記章鄧山自言少年多病後因念聖賢教人理
性情遂於喜怒上調停自此一向無病予多病當以此自
治

黃昏時須靜坐乃睡明日方有精神若一日勞役至晚乘

困倦便睡明日精神殊減

吳康齋詩云由來氣質已偏枯俗染彌深愈失初於此不加鏖戰勇卻從何處著工夫

楊慈湖云為物所逆而動心此怨天也

凡事到壽且教胸中泰然急亦無用

細思驚憂二字總沒用處蓋事之小者既不足用吾驚憂若至生死窮通則又有命矣山谷曰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浩然可復有不足之歎邪

萊峰先生記言予喜誦之以其平易切實於我輩中人以下者尤相近錄下錄數則以當座右銘 謀身無萬全之

策不如委命之為安處世無百中之慮不如任理之為適

若能事事信得命過省多少煩惱餘見吾師錄

夫子溫良恭儉讓五字都要想見其氣象謝安迎桓溫時

氣象常要想劉寬下車還牛氣象常要想想之者所以變化氣質也不然想也沒用

王龍溪去官之日僚友餞送意氣自如若加一分意氣便不自如矣人心本是活物怎教他定得今人流放於物欲此是樞都不在日子裏若要拏定此心則是樞都死煞了須是終日開闔而不出日子方是此龍溪語子春來在在為上用功乃至欲遏捺之使一念不起遂成心疾不唯臨事不得力反受其累觀此語不覺泮然渙然龍溪之學令人病其近禪要之未可輕訾也

妄語如因人以宛轉其語便是小人之態只看朱子與人書不冒少有依違便是其心之忠信也依違之病予最恥之然一時不能免觀此可戒

操練軍士正為殺賊遇賊放過操練何用平時講究道理

一遇境界便卽隨波逐流何益之有念此可痛
慈湖遺書云學者涵養有道則氣味和雅言語閒靜臨事
而無事

剋日成功如筋筈離弦直造棚的此立志樣子也耐心持
久如磨杵作針不計歲月此用功樣子也

勞生以徇物不亦愚乎遺物以偷生不亦鄙乎愚則吾不
知鄙則不免矣

多思預算決定無益聖人所謂思患預防蓋是指人事可
盡者耳

張文定 邦奇 觀頤錄序曰夫人情於既往之愆孰能無懼
懼而復忘之與不知懼者等耳今日之懼吾又懼其復爲
壽日也於戲以吾方懼之心又懼夫懼之或失也朽索之
馭六馬不足以喻乃敢放焉而自肆者何哉昭事錄序曰

予年二十四五官翰林時則有觀頤錄每夕紀過以觀所
頤厥後侍養家會窘迫拂抑時櫻於中而鄉居僻絕乏朋
友之助深用自懼每日晨興焚香拜天取易書詩要語乾
元亨利貞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於時
保之云云者對天默誦數過蓋以天與此心爲類師也云
云壽輩實能畏天省過如此予數月以來無豪髮之益心
過日積口過日增歲月之已去者如火銷膏而不知也精
力之已耗者如積水竭於螻漏而不覺也於乎困而不學
者予之謂夫 張公鄞縣人嘉靖
間爲兵部尚書
張文定與人書又云外不能不與眾周旋而中竊厚自植
立恐恐然唯懼有愧於平日之所誦讀蓋亦已艱矣
文定公又與人書云君子素位而行當跪而跪當拜而拜
苟中乎禮卽與飢食渴飲者何異

文定中庸傳曰體天之道必法天之強或曰何如其能強也曰曷何如其能弱也曰思曰奚思曰思帝命之不易其不容不力矣今夫儕我者之命我也且猶肅然以承之況上帝之命乎人之命入吾耳感吾心而已也而猶惕然念之而況帝命之根吾心而不拔引翼吾壽而不少息乎且大化之往也無窮來也無止往吾弗及而來將不吾復茲吾於萬古內一受命也而可無勗乎

節三十
三字

管張天祺自約自上牀後不得思量雜事趙州參禪自云此心於二六時中唯粥飯兩時為雜用汝今只簡點此心一日不雜者有幾不患念起只患覺遲此至言也

富貴不可輕也然人不能輕富貴則不能處富貴捕虎者未嘗畏其為虎故帖曰爰尾而唯吾之禽知其為虎而畏之則必為所噬矣

正學
語

勿以無益害有益

日月易逝陶士行所謂分陰可惱非欺我也在吾輩雖秉燭以繼日猶嫌其速而況堪以謔浪嘯傲荒其日力乎

病中思管人語云曾於病中會得移心法益移其心如對君父慎之靜之自愈也

予生平躁而多怒每痛戒之嘗觀陶淵明買僕遺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宜善遇之文中子曰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故所畜長鬚赤腳未嘗遽以疾言厲色加之至過從友朋之家讀書夜分蒼頭侍側則必先命之寢而後安今歲有韓兄不鄙而招我愛我至甚少陵所謂憐君如弟兄不啻過矣季秋之廿一日受風作疾寒熱竝作劇於冰炭牽仲合兄脈之藥之而廿三日汗猶未發伏枕自念古人於病中得移心法慎之靜之自愈此時藥力已行而心固

不亂也廿四日疾少間廿五日能履地矣兩日偶有所需
館使不能時應至午後予遂大怒而疾言厲色者稍稍露
矣夫子於無病之時館使嘗聚談謳吟乎其間而予不之
怒予至是而怒邪予之怒非所以衛生而養德也寫至此
適有韓出相問因告之故遂不及書竟而止此一時之忿
蓋亦因病而躁與庸人無異
今夕病中自省能臨事無將迎否事過無沾戀否能喜怒
哀樂得其平否能口無雌黃否能重內輕外否能刻刻內
顧主人翁否凡此皆耀所知之而不能力行者也
數日來已被疾病勘破因思八月廿三日午後大病時卻
能置生死度外一心不亂略愈便起雜念打算世情籌量
身事細思之畢竟何益若能把持心境常如廿三日午後
病當自愈矣

讀書須一言一句自求己身方見古人用心處欲進道須
謝外慕乃得全功節十九字讀書先令心不馳走則言下
理會少年志氣方強時能如此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
讀書須精治一經知古人關捩然後所見經傳知其指趣
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不以世之毀譽愛憎動此膽欲大
也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心欲小也文章乃其粉澤要須
探其根本本固則世故之風雨不能飄搖古人特立獨行
者用此道百忠信孝友立則見其參於壽在輿則見其倚
於衡當久而能安之若但繡其鞶帨安能美七尺之軀哉
學問以自見其性爲難誠能見其性坐則伏於几立則
垂於紳飲則列於尊彝食則形於籩豆升車則鸞和與之
言奏樂則鐘鼓爲之說故見己者無適而不當至於世俗
之事隨人工拙君子有所不暇 學問須從治心養性中

來濟以學古之功三月聚糧可至千里但勿欲速成耳
通知古今在勤讀詩書文章宏麗在筆墨追古至於夜行
之行不見之美極須留意略說人之常病有十種喜論人
之過不自訟其過嫉人之賢已見賢不思齊有過不改而
必文不稱事而增論與人計較曲直喜窺人之私樂與不
肖者遊好友其所教試反己而思一日去其一則十日亦
盡去矣數十年先生但用文章提獎後生故華而不實諸
生寡過可讀郭林宗傳觀茅季偉田仲乙安用文章也
致遠者不可以無資又當知所向問其道理之曲折然後
必致而無悔鉤深而索隱溫故而知新此治經之術所以
使人知所向也博學而詳說之別支離以趨簡易此觀書
之術所以使人知道理之曲折也夫然後載司南以適四
方而不迷懷道鑒以對萬物而不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

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聞道也不以養口舌之間而
養心是謂尊其所聞在父母之側則願如舜文王在兄弟
之間則願如伯夷季子是謂行其所知若欲速成患人不
知好與不已若者處求賢於俗人學者之通病無此四病
則善矣 好學之士常病人我最難調伏能日三省此事
去道不遠矣古人治水九年於外三過門而不入然而不
矜不伐則於世間知書能文亦不足驕人矣 某人文學
當大成但願極加意於忠信孝友之地甘受和白受采不
用文章照映今古乃所望者治經欲鉤其深觀史欲馳會
其事理皆須精孰涉獵士朝而肄業晝而服習夕而計過
無憾而後即安此古人讀書法也 右黃文節公刀筆數
則喜其論文行皆切學人膏肓病中錄之無一字不當佩
服

心氣不定常如猿猴相似一物來攪便諸念紛起畢竟作何把握能把握得的又只在眼時如何偏主張不得要知只是工夫間斷所謂一暴十寒也到近日則十寒無一暴矣

先儒云要如爲九層之臺須大著腳始得念之念之多觀古人法言亦只是說話全不濟事只如近日所看古人語錄不少摘其一言一句行得徹底亦儘可無愧爲人若旋忘則是枉卻一番功夫也

汝今也莫將精神浪費也莫汲汲皇皇今日讀一書明日要用今日做一事明日要成但該做的事該讀的書只恁做去讀去我友龔儉化說我不耐煩此病誠有之不耐煩生於欲速欲速甚害事我自知而自不能改可愧也歲月易逝勿作閒事消費功夫眼時朋友疎也得密也得毀也

得譽也得諸小試時也得後也得只逐日做正經功夫每夕查一日過失無負學道初念節五十一字

自銜其所長最可恥

向嘗見讀書善養氣語未深見其妙今乃知養氣二字是讀書第一要領我今必須擺脫萬慮使此心清清空常如十五歲以時時自然清明來答人云韓子因學文而見道良不誣也我向來看得語錄太多障蔽聰明總是沒幹聖賢一句二句用之不盡何須許多然不讀書時又防此心茅塞山谷所謂對鏡則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者故知書本上義理時時澆灌不爲無益但莫作說話過去須如象山每事要討著落耳

時過山積思之但益愧悔愧悔何用只求將來莫如既往耳每日兀兀地早起轉眼一日已過可爲畏懼可爲畏懼

過字要認明白不是行一過當事說一過當話纔謂之過
凡應事接物時存一將迎心雷滯心籌算心此心便生種
種葛藤雜暗而不光明矣心既雜暗處事便不得當諸惡
連類而起矣所謂學人當從本原處用力若末流上縱然
補救得一二事畢竟病根尙在他日復發論語所謂克伐
怨欲不行焉是也然吾輩初機學人滲漏亦非一處故動
時尤須檢點先輩云吾輩試自念與人接幾句閒話而將
迎之意纏擾不已其去不學者幾何細思此種將迎起於
何處須與掃除一空坦然豁然則動靜如一而學問有入
手處矣若靜時惺惺一動便覺忙亂濟得甚事
先輩云要人感說怕人怪此私心也今試從應事接物時
靜察之若此念洗滌不盡如何便要學道
文潞公富貴福壽古今無比致仕歸洛年已八十神宗見

其康強問攝生亦有道乎潞公對無他臣但能任意自適
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卽止神宗以
爲名言

人簡默最好子每對平日狎習之友輒信口溢發往往及
人短長大不可也持夕女揚先生酒閒語予云人有無心
之言而受之者大不能堪予嘗見毀於一達者今終身皆
受其累予聞之悚然噫吾輩雌黃雖不足爲重輕要之亦
是殺機未盡當思以身受毀此中斷未釋然則人之受毀
亦猶是也嘗憶一書載一先正語云我看天下無一箇不
好底人此等胸次直是大不可言

與人談論若意有不可卽當說出其人未必不以我爲是
也如度其人意不可回我力不能救正亦當付之默然莊
子所謂正容以悟之亦一道也切不可隨順其人以求感

說益其人意見已差又得一助自此再無挽回矣韓魏公與歐陽公同在政府知歐公不喜文中子又以繫辭爲非孔子書每會未嘗語及此爲可法

紫柏云凡天下賢愚交遊淺深人情反覆傷心動念皆不可私定臧否益大家處在無明窟中豈無差謬至言哉常念此言喜憎毀譽何自而起

不能銳因以鈍爲體不能動因以靜爲用唐子西語可味陶石簣誌王性海墓載其語云直心易深心難有功之功易無功之功難此進一步語也彼所謂易者吾尙以爲難況其難者乎

人能暴吾過者吾師也人能是非吾言者教我者也切不可當面錯過反生嗔忿

怕聞俗言怕處俗事怕見俗人皆大病也脫灑人何人不

得

聞人少見閒話少說自是寡過法門

古人不可輕議先輩不可輕詆

心逐物移便不中節卽怒時驗之可見

怕人非笑則好事不敢爲要人感說則不好事不敢不爲推之一言一動亦然

人之處世如舟行江湖中如予所處蓋無風未能行目尙未遇惡風逆浪檣傾楫摧時也無風時易悶惡風時易怕欲他日不怕且學今日不悶

勿與庸人謀事勿與俗人共事

吾自察悠悠忽忽畏難而不能持久懦莫甚焉管人弦韋之佩吾其從弦乎書以自警

清虛則明雜擾則暗心體只是如此朱子大學注以虛靈

不昧訓明德確不可移

朱子大學序云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數語道得破說得盡

聖賢論學知行二者必不相離離之不可以爲學近世王伯安拈出良知教人蓋以知透處行卽在內不知行不到者知亦不到大學之格致卽中庸之德性問學論語之學思也今以爲格去之格其謬甚矣今有人端居戶庭偶披圖籍見輿地之廣大道里之曲折歷歷在目遂毅然與人言之以爲周行四方者莫我若也然欲其出門遠適則東西不辨矣若實曾徧歷者身到之處自然知得鑿鑿他日再往自不待問人矣近世有學者閉關三年出關時卻成呆人滿腹見解畢竟何益愚於良知之說未嘗實見得是

斷不敢右象山而左晦翁也

聞剝啄聲惡之見雜人厭之心之易動如此

管幼安自訟曰一朝科頭三晨晏起蘇明允譏王介甫曰蓬首垢面而談詩書予於古人長處無一得而短處恆類之可爲深戒

雜念營營不能當下埽卻此非孟氏之所謂茅塞者邪欲身心輕安難矣

行厲而容寂知言而能默榮譽弗喜辱毀弗戚此王荆公題元長老像也浮屠人乃能如此吾輩讀聖賢書於榮辱得失尙未能擺脫何以學道

我身如匹練不可使墨汁稍污

周萊峰問林與川少時多病長而反壯用何道而能然與川云只是行其所無事節飲食寡嗜慾而已此外更有一

法古人有語云紅杏難禁雨青松耐歲寒老遲因性慢無
病爲心寬寡嗜慾是節飲食之本若會少心煩伐命必矣
予嘗與友人言志予云欲作一好縣令以及民最便也友
人云汝性不耐煩做不得予悚然服之大抵不耐煩始於
欲速欲速則不達不達則愈不耐煩矣今蚤閱周氏紀言
有云耐煩二字千古祕方然須辨認引子清切方驗引子
者看自己一生立定主意如何如主意在卿相此方便是
三斗醋三斗薑是已主意在仙佛此方便是調火候降火
性是已主意在聖賢此方便是不遷不貳勿助勿忘不厭
不倦是已奇方易得真引難求辨之不精鄧綰甘笑罵師
德謁相門益重其病巨
洪皓在冷山有詩云一夕之飢不可忍蘇武當時十九年
學者遇不堪事當以古人極不堪事自想

山谷題跋多名言可誦略摘三則皆可終身誦之書贈韓
秀才曰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理義而已一言一
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間接物在朋友之際得
失憂樂一破之於書書與洪龜父曰龜父筆力可扛鼎他
日不無文章垂世須要盡心於克己全用其輝光以照本
心書與姪復曰視其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事而不可
奪此不俗人也 節十二字

心與事原不相離學者未能卽事明心所以靜時不失動
時便失了程朱格物盡之矣陸象山亦云近日於人情物
理事勢上做些功夫

靜時最要養未曾養者多不中節

遇貴勢則致敬遇貧賤則否遇名人則謹言遇庸眾則否
遇強悍則怵懼遇異懦則否遇得意則發舒遇困窮則否

此等皆小人俗人之態又有一等以貧賤驕富貴以後進
藐先輩以血氣禦侵侮以激昂處窮愁亦皆不學之過只
每事平心何等好

子魚翁謂予病當由心鬱管人謂治病先治心讀書作文
只宜隨力待時此予要藥也治心之一說予嘗以之勸人
臨事錯誤處甚多歡喜處忙亂處皆宜三思

東坡云徐徐而爲之十年之後何事不立

貪饕損福兼非攝生之道戒之

細思此事直須動靜交攝然非宴居獨處爲靜應事接物
爲動切莫分作兩橛

陳仲醇曰丈夫處世談笑言論當防識者在旁至言哉吾
嘗眾中察人有以言色說人者未嘗不心鄙之切勿自蹈
此失

謝上蔡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真能言
之鸚鵡也吾今於此二字正未得破切莫嘵嘵多言

是夕忽然不樂蓋心受外境搖撼故憶子魚翁向予言治
心之說甚愧不能盡尤愧聞此言時作平常義觀

唐子雅以偶立人簷下被毆蓋其人新娶妾慮有窺伺也
子雅有佻達名此事無有諒之者瓜田李下古人言真不
可忽

時子求述其邑風氣刻薄且席間談鋒甚囂乃知多言固
是厭事晉人云豈有名士終日妄語向見朱脩能飲次默
然不言爲之自失喧呶中少一語是少一過也

既要做好人安得世法圓融又安得世俗人皆愛吾吾求
無愧屋漏而已

壽數日連赴友人招久病初愈嗜酒顛狂既昧尊生又乖

養德應是讀頤卦未輒旨

世味中割舍得淨才好脫灑多思多憂皆緣未曾割舍若浸尋不出終是俗人而已

人事往來於吾心膠膠擾擾終不能靜似此兩日雖詩書亦無處浸灌也可歎

心欲安靜意欲深遠

二十日來不加檢點哀哀應酬甚非靜養之道信乎此事一失便不可挽

間人談惡事不加阻遏復從諛使談便如自談一般

人有失宜諱之雖過端彰露若無與名教便當優容昨飲中談一友過事此大罪也

簡言工夫難做言動相連多動便不少言

閒事少思閒言少說閒人少接閒地少去閒書少看閒文

少作若能如此雖終閒也好

徹亂昏沈四字總不易脫離此卽就彼二十日內多受徹亂之病

爽口味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反爲殃豈獨事哉快心說話不可容易說出

信得命過也好比來與大人體勘得命字甚明直是不可力爭

董子曰積善在身如長日益加而人不知也此言最爲有理吾自察向來矜矜把持之日過惡終少近日放弛便覺輕言妄動不可枚舉

日日查己過刻刻查己過

自念平生病痛苦於輕言苦於貪味苦於忿憶無舍宏之度苦於懦弱無剛特之操反觀內省何曾脫得小人氣味

而今學問更何所求倘能改去此病何樂如之雖死無憾此萊峰先生自微語也近裏著己真實學問人苦心如此予尤喜其一字一句可作不肖箴砭故書而誦之灌而溉之勿使其蕭索也芟而薙之勿使其蕪穢也山谷曰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面目可憎語言無味羅近溪曰悉滌塵埃晶光天日大丈夫胸次如此昨酒中露一刻薄語醉後起一邪慾念甚悔邪念一起展轉相附而生甚是可畏咎人所謂蔓難圖也心清則神清神清則氣清凡事只畏精誠二字精誠而不能立事者未之有也方士說內養總是襲取工夫蓋彼所知者無暴其氣而不知持其志也氣一則動志若養到純孰自然有些效驗但臨事用不著一經撓亂便失之巨

予遇事不能做徹此是大病

予受氣本薄而復以多思敗其氣可爲悚惕蘇子云安心是藥更無方

人我心得失心毀譽心寵辱心輕輕放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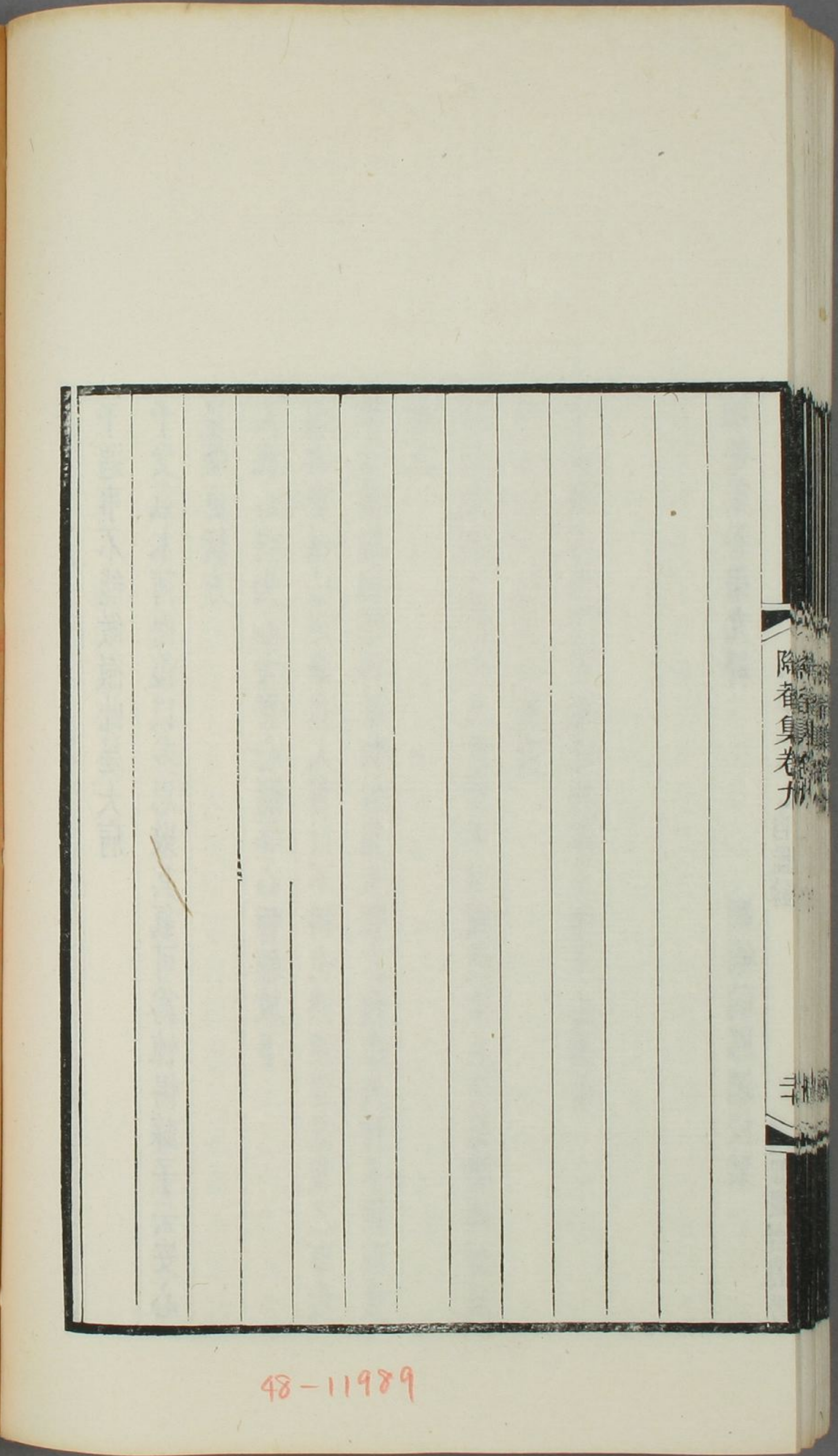
造物安排已定畢竟人算計不得也然須要盡我之事我事未盡如何怨得造物曾見大豐之歲農夫有不耕而穫者否

剛者陽德也出世入世皆不可無然聖人皆是體剛而用柔故曰天德不可爲首

士遇利害窮達若碌碌如眾人便不必讀書

陶菴集卷第九終

順德龍鳳鑣校棊



附錄
卷九

48-11989

